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易 質

班 恩 著

陳 長 津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易 質

著 恩 班
譯 津 長 陳

書 叢 小 學 商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易 賀

譯津長陳 著恩 班

路南河海上
五 雲 王 人 行 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 刷 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 行 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RADE

BY ERNEST J. P. BENN

TRANSLATED BY CH'ENG CH'ANG TSI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貿易

目錄

第一章	貿易的複雜情形	一
第二章	貿易領導其他貿易	二五
第三章	政治和生產	四九
第四章	生產和分配	七四
第五章	結論	九三

貿易

第一章 貿易的複雜情形

歷來關於貿易工業及商業上之書籍，已經是有許多。不過我們對於生產上如何組織，同財富的如何造成，這幾種問題底知識，還是非常有限。可是，各種著述，無論是筆記的，或是口傳的，都可以增進知識學業，這一點也是應當記得。貿易和工業這些問題，一向為政治家同經濟家所歡喜討論的。政治家所注意的幾點，都是本問題所附屬或聯帶的論點，如工作時間，工作情形，工資問題，及賦稅關稅等等。經濟學者根據前人所研究的，從原始時代——貿易商業還未發展，和人類生存能力還是疑問的那個時候——來討論各種問題。漸漸地從實際上移到做理論上的研究。但是理論上研究，是缺少普遍性的。譬如地租論 (Theory of Rent) 或最後效用論 (Theory of Marginal

Utility) 縱然有最明瞭最完備的解釋；還是不能夠讓一般普通民衆，對於貿易上情形，得有相當的認識，和對於人類底生存，得有充分之了解。至於一般商賈，他們自己對於貿易上的知識，也是很有限的。這句話在表面上好像是自相矛盾的。不過在事實上並不是一種變常的現象。因為一個商賈，到他事業成就的時候，對他所經營底事業的詳情，必是精練熟巧。這事業的詳情，雖然不過是貿易中的一個小部分；可是也很複雜繁難，常常地需要那商賈的全部精力去領會。所以一般商賈，常用他一生的光陰去應付他所經營的一部分貿易底詳情。而對於貿易的全部，都沒有研究的機會。拿商賈們的全體而論，他們所知道的，全是局部上的問題。至於貿易廣義上的知識，是很淺薄的。這種一般商賈們所自認的缺點，正是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們所願意去研究彌補的。

著者並不敢說這本書能夠讓讀者對於貿易得有充分的認識。不過，若是讀者看完這本書後，能夠了解到貿易分門別類之繁瑣和複雜的情形，並能夠以後對於貿易一門，比一般常人，有較大的底信仰和謙遜的態度，那麼讀者所費用的時間同金錢，可以說沒有白花了！針是商業中一件極小的東西。可是用一百萬字也說不完牠的歷史同故事。新聞紙是現在製造界中分配最普遍最廣衍

的製造品。關於新聞紙的材料，可以堆滿了一個整個的圖書館。但是在倫敦福利街（Fleet Street）新聞紙中心地方過生活的一般人，對於新聞紙一門，可以說還是莫明其妙。著者生來所聽到的千百個演講的經驗中，覺得一個蘇格蘭商人所講關於微小的鯡魚一段二十分鐘的小演詞，是一個最感到興趣的。這位商人講的，是他的祖父、父親和他自己，在蘇格蘭海岸上創辦經營捕鯡漁業的故事，他的演講讓一般聽衆覺得他三代的光陰用在這個微小的捕鯡漁業上是很滿意並值得的。並且覺得這一個小小的事業，雖然費了三代的光陰，實在還有研究和注意的必要。現在一般委員會的報告，和新聞家的評論，好像能夠把貿易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的所有知識，全告訴我們。其實這些著述，都是缺乏意識的。還不如對於某部分研究一生的知識來得有價值。所以我們應當用謙遜的態度，和研究學術的精神，把貿易一門包括起來，同科學、藝術、或文學一樣。並且應當承認研究貿易是同研究別種學問一樣，是沒有底止和限制的。

經濟學者對於我們用貿易二個字來包括許多論題，一定要發生爭論的。因為他們是要分門別類，如工業、商業、銀行、企業等等。著者把這許多論題包括起來，固然是很不合於科學化，不過也是

經過慎重考慮而決定的。經濟學專門學者們，對於供給人類需要底各種程序，當然可以精細地分析一下。至於普通讀者，要是本着他們對於工資、泉幣、或生產局部上時有限知識，來在貿易全部上構成什麼意見，那是不適宜的，而且是非常危險的。

著者並不敢希望說，一般讀者，讀完了這卷書，對貿易這個問題，比以前準能增多了不少的知識和了解。不過讀者若是能夠忍耐着去讀完了這本書，便可覺得著者並不是想把一切貿易的知識，教導給讀者們。不過是大家討論一下，同幾個人，在聚餐時的共同談話，或是同在政治會社中的一個十幾分鐘的小演詞一樣。若是一般讀者在讀完了以後，能感覺到貿易一門實在比恩斯坦的比較論，還要複雜繁難，著者便覺得很滿意底。讀者們應該知道，雖然我們對於一切問題，要鼓勵興趣去研究；可是在我們知識以外達不到的問題，不應當自欺欺人，好像是明白認識和完全了解，那就是著者的目的和希望。

倘若我們人類都是真正的雷帕提 (Robots)，大家穿一樣的衣服鞋帽，大家食一樣的食品，那麼貿易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可是這樣不過是一種生存的狀態，不能說是人類底生活。貿易是

要去找出來人類中所有的特性，每人的特殊個性，而努力地去供給這些特性和去滿足每個慾望。我們普通所用的鎚，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譬喻。亞當斯密 (Adam Smith) 是我們所假定的鎚的發明家。從那個時候起，我們都以為鎚是一件人類最單純的用具。不過若是我們花十分鐘的時間到蒲特克區 (Black Country) 地方的製鎚工廠裏面去參觀；我們一定大開眼界，立刻就要覺得鎚雖然是普通的工具，可也並不是像我們理想中那麼單純。在蘭卡區 (Lancashire) 地方所用的鎚，到康維奧 (Cornwell) 地方就沒有用處。南非洲所用的鎚，無論挪到什麼地方，全是賣不掉的。在這最單純的物具——鎚——的裏面，還有幾千種的模型圖樣。每種模型圖樣，都是經過精細的研究，製造出來，去供給各地方底需要。因為各處的用鎚方法，氣候，收穫的物品，人民的體質，工作的習慣，和其他等等，各不相同；所以鎚也就有了許多不同的模型和圖樣。

貿易可以說從人類開化的時候，就開始存在了。所以他的歷史，比基督教還要悠遠了好幾倍。從另一方面說起來，貿易的歷史，也可以說也很短的。牠是一件很新的事業。因為像今天我們貿易的方法及其情形，在兩世紀以前，簡直還沒有見過哩。

五千年前，中國黃帝的元妃嫫祖——紀元前二六九七——二五九九——是假定的第一個育蠶家。黃帝是第一個去研究治繭藝術的。所以絲的貿易，可以說有五千年長久的歷史了。可是這個對於我們都沒有密切關係。一直到了本世紀的時候，差不多有五十個的原因，聯合起來；所以在我們每人的藏衣櫥中，纔有一部分絲放在裏面。拿絲做個譬喻，我們就可以曉得貿易在這最後底幾世代中進化發展的迅速，和我們追溯貿易發育程序的困難。一位女太太在火車上丟了一個手提箱，可以從鐵路公司收到一種普通物件的賠償。鐵路公司能夠賠償給她法蘭絨或是硬料衣服的價值，而不承認給她絲襪，或縐紗衣服的價值。因為法律上把絲織品是列在貴重物類內，同金鋼鑽、金和其他貴重物品一樣。那些物件，應當特別聲明。牠的賠償也是照一種特別的價值。

從黃帝的時候，一直到十八世紀的初葉，貿易和商業的發育程度，是很平穩的。以後因為各種發明，一天一天地增多；並且人類的旅行的興趣和習慣，也因為交通便利，慢慢地增加起來；所以我們也能夠同距離很遠的地方，互相交換着一切出產品。而交換的物件，也一天比一天繁多。這個同遠方交換奢侈品的現象，可以說是近幾世紀來貿易中的唯一真正的進步。現在任何鄉村裏的磨

粉匠或木匠，他們事業的經營，和幾千年前的比較一下，簡直還是沒有什麼差異同變遷。愛迪生在一七一年曾經說道：

「我們船上裝載着各地方的收穫品。我們桌上貯放着有香味的食品、油、酒等等。我們房裏是安排着中國的金字塔，並且用日本的工藝來裝飾。我們早上的一切飲食物料，是從地球上最遠的地方來的。我們用美洲的藥品來治療我們的身體，而用印度的帳蓋來作我們休息的處所。

「法國的葡萄園，是我們的林園。香味島（Spice Islands）是我們的花壇。波斯人是我們的織匠。中國人是我們的陶工。宇宙不過供給我們一切生活上的必需品；交易纔能夠給我們所有有效的物件，並且讓我們得着各種適用有益和美觀的享受。從這些理由說起來，一個社會最有利利的團體，要數那些商賈們了。商賈們能夠讓人類互相親善；交換一切思想感情；把宇宙所賦給我們人類的才能物質，分配到各地方去；並且讓貧窮的人，得到工作；讓富裕人，增加財富；最後還能夠讓偉大人物們愈顯着高貴壯麗！」

愛迪生這一段所說的貿易，在原素上同今天我們所知道的貿易，大不相同。而同五千年前的

貿易底差異點，比較上還沒有這許多。他所講的，不過是用幾種原料品，來交換許多製造成就的奢侈品。在愛氏那個時候的一般人氏，能夠真正享受着接觸着這些物件的，一百人中間還不敢說是有一個人。有一部分人，不過是在這交易程序中做一種過渡工具，像信差，脚夫，或工人等等。若把貿易和商業生產分配這種大題目來做廣義上的研究；有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去記錄一個社會上最普通最尋常的人底日常普通生活情形，並考察這生活同貿易所發生的關係。我們可以拿一個銀行裏僱員來做現在大多數人類生活的標準。因為他的生活，是可以代表一般靠工作餬口人們的生活。現在試將一個銀行裏僱員底日常生活情形簡單地敘述一下。

早上醒了以後，他是躺在一個有彈簧的牀上，鋪着毛氈的褥子，蓋着棉絮的被。他的頭是靠着烏羽的枕頭上。他從牀上走下來，站在一塊地氈上，看看他錶上的時刻，從煤氣爐上，拿蒸沸的熱水或熱茶喝了一杯，就去盥洗漱牙。在五分鐘時間之內，把衣服穿戴好，到下邊來喫早餐。他一面幻想着，一面喝咖啡或可或紅茶，另外喫一點果醬，也許還落些在檯布上。他穿上一件雨衣，一隻手拿着傘，一隻手拿着手套，出門往城市去。在路上他買了一份報紙，煙捲和洋火等等。他坐了火車電車

或大馬車，到他辦公的地方，開始他日常的工作。這些工作，在二百年前簡直就沒有想到。到晚上回家的時候，他喫一塊果醬或巧格力，喝一杯茶，並食一點冷肉。這就是他的晚餐。晚餐以後，他也許坐在草地上去玩賞園中的玫瑰花。然後脫下他的大皮靴，他讀一會小說，或是闢一會紙牌。在睡覺以前，他也許寫一封信給他的朋友，訂約在星期日坐車游玩。寫完了以後，他脫去衣服，換上睡衣，把臥室的窗子開好了，閉熄了房中的燈火，到他的黑甜鄉裏去了。他一天的生活，也就宣告結束了。

把這一段簡單的生活故事仔細研究一下，那裏面的思想，行爲以及物件，在二百年前，簡直就沒有發生，存在和讓人想到之可能。當然的，在二百年前那個時候，根本上就沒有銀行裏僱員這種人員的需要。不但說銀行僱員這種位置，是貿易所產生出來；就是他所做所想和所接觸的每種事情，沒有一件不是貿易所產生出來的。他的生活情形，都是貿易所製成的。所以我們可以說沒有貿易，人類生活就沒有存在之可能。雖然人口問題是一個極專門的研究，我們現在還談不到。不過我們可以注意的，就是這幾千年來，世界上的人口，比較上都是沒有什麼很大的變遷和增減。可是從近代的貿易開始運用以後，人口的增加，便日增月盛了。從這幾點看起來，我們又可以說，就是我們

現在讀或寫這段書，也全是因為貿易的關係，纔這樣做。要不然，我們也不會去讀他或寫牠的。

貿易既然把世界上人口增加；所以這是貿易將來的責任去供給世界上一切最好的物件，讓這般人類去享受。這個發展的可能性，是非常廣大的。牠的機會也是沒有限制的。譬如現在英倫三島上每個男子婦人和兒童，每天來一個熱水浴；這些設備的工作，用貿易的意義來計算，可以說同批定價值一萬萬磅的貨物相等。這一個事業，不要說全球，單就西半球來講；在貿易上，就是給製造浴盆和熱水設備的一切商賈們一個永遠的職業。這不過是千萬種的貿易發展可能性中之一個小小的例證，好像一個海洋中的一滴水一樣。再說現在人類的需要性，日新月異。各種物質上享受底需要，不曉得有多少須要依賴着貿易來滿足並供給。所以我們不難去想像出來，貿易發展底可能性，是多麼廣大，是如何沒有界限。我們每個人都想常常地換一件新衣服，多置一點器具，多換幾樣新鮮的食料，多來幾次游玩和尋樂，多看幾本書籍，多消用一點光亮和熱力。凡一切可以讓我們生活上愉快的，我們都想多享受一點。為滿足我們這些慾望，人類全體都得去工作。就是利用最有效率的機器來幫助，我們的工作，還要繼續着到幾世代以後哩。從一個需要，發生了旁的需要；從一

個慾望，發生了旁的慾望。那新的要求一天比一天增多。去供給和去滿足這些要求，也是沒有停止的時候。若是我們的心理照着常軌走，在事實上，總是先有了要求，然後纔有供給的存在。歷史上的記載，對於這個問題，不能夠給我們充量的幫助。現在有一種新的歷史探索和考查的方法，已經開始工作。我們希望從這種新方法，一般專門家一定可以很詳細地供給我們點先前人類普通生活的情形。政治家們在實際上引導我們，讓我們相信這些貿易和商業是阻礙人類進化的。因為這個錯誤觀念的結果，所以纔發生了「原始簡單生活」的主義（“Simple Life” Cult）。不過近來有一個對向的運動，這個運動在幾個相當的領袖奮鬥中，去更正那普通錯誤的觀念。像別而女士（Miss M. C. Buer）所著的「工業革命初葉中衛生、財富及人口底情形」（Health, Wealth, and Popula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這一類書，我們希望在將來能夠日見增多。古樂格同撫阿克（Gloag and Walker）在「歷史上的家庭生活」（Home Life in History）這本書裏面，竭力地解釋說明過去人類生活的實在情形。不過他們努力的結果，僅能告訴我們點從前社會領袖們的生活經過。他們對於藝術、各種運動、聚會以及爭鬪等等狀況，供

給了不少的材料。關於從撒克遜時代以後貴族階級的日常生活，也有很詳細的記載。那本書的讀者們，一定會得到一種感想和印象；就是在工業革命以前，英倫三島的幾十萬人民中，大部分都是從事在庖廚及馬廐中的卑賤工作，或在國內工業中，過那窮苦乏味的生活。古樂格同撫阿克也會明白地告訴我們說，貿易和工業的發展，常常要受人類心理上的反抗和阻礙。二三百年前的上流社會人物，像紳士或教士們，同今天鄉村間普通婦女們的眼光，是一樣的淺近。他們要是見着馬廐中的童役，因為貿易發展而能夠戴着氈帽，他們對於那貿易的發展，就要覺得憤恨而不表同情。像今天鄉村婦女們見着一般僕役們穿着絲襪，拿着華美的手提包，覺得憤恨是一樣的。這是我們人類的心理。若是貿易發展的結果，能夠讓比我們卑下的人，享受着同我們比較類似的生活，我們就不會願意貿易去發展了。

兩世紀以前，我們的貿易，不過是交換着幾種極簡單的原料品；或是像愛迪生所描寫的幾樣製造就的奢侈品。那時候的人，對於自己一大部分物質上的需要和慾望，都是自己去供給，自己去滿足，毋須乎依靠他人。那自助的能力，遠超過現在的我們。魯濱孫 (Robinson Crusoe) 飄流在 1

個荒島上，不過有一個佛來地 (Man Friday) 相幫助他，差不多使能夠享受着他平常在家鄉裏的普通生活。比克里刺登 (Admirable Crichton) 同他的六個受過文化的助手們的成績還要好些。我們可以知道，以前的人類，對自己個人所需用的物件，自己都能夠供給。一個人在從前時候要是一生有三四個藏衣櫥那些衣服，已經算是很富裕的。可是現在我們穿壞了一件衣服的時間，也許比製造那衣服所費的時間還要短促。這個就是貿易，就是財富，就是像亞當斯密 (Adam Smith) 所說的「人民富裕的生計。」這個是包括物質，並不是指金錢。我們現在都以為人類的奮鬥和競爭，全是為着金錢。又以為我們的財富，是用銀行裏存款來表示的。這些觀念都是錯誤的。因為我們平常地都很少——簡直可以說沒有——從這些事情的根本上去着想，普通的觀念，都以為商賈們最主要的行為，是從價值低賤的市場去購買貨物，再到價值高昂的市場中去銷賣。許多的例子，可以找出來去證明這個理論。可是從全部的企業和貿易上着想，這種見解，並不見得是十分準確。因為在真正的事實上，一般商賈們所從事經營的事業，是去減少一個市場上的剩餘量，同時去救濟另一市場的不足或缺乏。若是我們慎重地去考究買賣的意義，我們一定會得到一個結論。就是

買賣是各種貨物的分配。因為買賣的結果，是把此一個地方的貨物，挪動和遷移到別的地方去。至於金錢和買賣的關係，南非洲的梅樹可以做一個很好的例子。假定梅樹在南非洲農園上的價值，是每磅半便士。可是在倫敦可朋園（Covent Garden）去買，每磅的價值是六便士。從這個差異，我們就可以明白剩餘和缺乏的關係和比較。在南非洲梅樹值半便士一磅的價格，是過於微薄。到了倫敦，除了花得起用六便士去買一磅的梅樹的人們，其餘都是不能得到這種享受。兩方面全有困難不滿的狀況。這種情形，就有商賈們可以值得注意的地方。若是商賈們能夠很經濟底解決了運輸的問題，把梅樹從南非洲的農園運到倫敦的市場裏來。那麼在南非洲方面梅樹的價格一定可以增高，而同時倫敦方面梅樹的價值也可以低落。南非洲方面的生產者和倫敦方面的消耗者，都要得着了利益。他們對於貿易所給予這種困難狀況的救濟，一定是頌揚不置。這個南非洲梅樹的比喻，給我們一個很好例子去運用「盈利的規式」（Profit System），並指示這規式所增加給予消耗者的福利。

幾年以前，梅樹在倫敦還是分列在一般不屬時令的果類中。所以富貴人家和奢華人家，都情

願出很高的價錢的購買。以後，便有商賈們看出來這從南非洲去運輸這些梅樹的可能，而從事經營。爲要給讀者們一個精細的說明，我們再從南非洲梅樹每磅半便士而倫敦梅樹每磅六便士的時候說起。在那個時候，梅樹在南非洲同在倫敦相差的價格是五便士有半。這個五便士有半的價格，就是原價和賣價的相差點。那些從事在兩個市場間辦理進出口而想從中盈利的商賈們，便要在這個相差點的範圍內去經營。他們經營的結果，假定說他們的營業範圍很大而能夠影響到市面的價格；讓南非洲梅樹的價格漲到一便士一磅，而倫敦方面的價格跌落到五便士有半一磅。那麼，原價和賣價的相差點，也就低減到四便士有半。他們經營這買賣的一切耗費，便要限制在這四便士有半的範圍以內。

用這四便士有半的相差點，他們要去應付一切必需的費用，如兩方面運輸工人的機關，海上運費，保險，冷氣貯藏的設備，包裝，以及遵循進出口兩地方國家方面種種繁瑣的律例規定等等。爲簡單起見，我們假定說從南非洲運到倫敦的每磅梅樹的一切費用，一共是兩便士有半。從四便士有半的相差點裏，除了這兩便士有半，還有兩便士，就是商賈們買賣每磅梅樹的淨利了。照人類的

性質和經濟的趨勢，我們可以穩定地預計到第二個節令，至少有一打多的商賈，要加入經營這種買賣。結果上南非洲梅樹的價格還要往上漲，同時倫敦市價，更要低落。商賈們的淨利，也就減少。這種現象，要一直繼續着一直到這買賣的盈利，越來越小，不能夠引誘其他商賈們來經營爲止。那時候也許梅樹的需要日見擴大，南非洲的供給，不夠應付。商賈們便要從其他價格更低的來源，去得到多量的供給，來滿足這增加的需求，而同時提高這買賣的利益。因爲商賈們互相競爭，圖謀減輕成本；大家便要竭力地去發明更經濟更節省的運輸方法或包裝式樣。所以每種貿易的利益底多寡，都是依靠着商賈們對於工作的效用，費用的經濟，和來源之豐富等等的貢獻情形而定的。

許多人衆，對於貿易是沒有深切的研究，常常地想把貿易的程序比較上弄得簡單一點。把那些介於生產者和消費者中間的仲買人取消，而讓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底來貿易。在理論上這個理想，似乎可以節省經濟，並可以讓工人們得着較好的工資，買主們享受低廉的物價。不過我們若是把貿易普通的狀態來考察或分析一下；這種論調，簡直是一個幻想，根本上是不能夠成立的。這種論調無論對於貿易中的任何合於常態的部分，都是不能夠引用的。

我們還可以再舉一個例子來證明商賈們遠大的活動能力同貿易所經營底事業。我們並可以拿日常所穿用的最普通最微小的物件像領子來做比喻。領子是構成我們現在生活各物件中的不需要品之一種。我們可以對這領子用三十秒鐘的時間作以下的考量：（一）領子是什麼？（二）領子是如何造成？（三）領子是從什麼地方和怎麼來的？

在倫敦司讀登地方 (Strand) 所賣每條一先令的領子，是從雷捷司脫 (Leicester) 那地方用由滿捷司脫 (Manchester) 用美國或德國的機器製造出來的。這領子的原料，是用愛爾蘭的麻布。這個麻布又是用俄國出產的麻在北箕法斯帝 (Belfast) 地方製造。所以這三十秒鐘的時間，我們好像在世界上週遊了一轉。因為在考量這纖小的領子底生產程序中，我們對於鋼、鐵、煤、運輸、各種機械力，以及於那些複雜驚奇的財政和銀行信用各問題，全都接觸到了。

現在再把「一個資本家所承認的」(The Confessions of a Capitalist) 那本書裏面節錄一段來參考，我們就要更覺得貿易關係的複雜和深奧。那一段說的是：

「我們花一先令去買領子的時候，若是停住去思量着這一先令的一部分是去給予在俄

國方面種植亞麻的農人，一杯從中國來的茶，或是從古巴來的一根香煙；我們對於貿易的複雜，便可以得有一點淺陋的領會。」

這種粗淺的事情，在現在貿易和工業的討論上，簡直絕少地提到過。在這個領子產生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勞工不過佔其中一個很小的部分。從一方面觀察，固然一個領子的產生，由用鑷刀去刈穫亞麻起，一直到把領子造成裝在包裹裏面止，沒有一項不是需要勞工的。可是從另一方面觀察，產生領子的根本要素，並不是勞力；實在地乃是交易。這繁雜和奇異的交易程序，本着數千年的悠長的歷史，在千萬種情形底下發展着，把產生領子一切的要件，聯合到一起來；去製造這多量的領子，來供給我們幾千萬人類的需要，讓我們得着每天穿換一個乾淨領子的享受。現在我們日常毫不用思想地去購買，穿用和丟棄一個領子；而不理會到若在領子上去穿一個鈕孔，比較上還要多用點思想的。不過這種現象，並不是一種有意造成的狀態。也不是那般研究原則、計劃步驟、核算需要、和調劑供給的團體上工作所造成的。而完全是幾十個國家、幾百個地方、幾千萬個人民的心裏，對於交易上底技術和方法偶然地隨機構成的一種結果。

凱崙教授 (Professor Cannon) 在經濟雜誌中曾經發表過同樣的意見。他說：

「把倫敦每天的食料來考察。倫敦的城內外共有六百萬的居民，很擠迫地住在一塊。簡直沒有空餘的土地來生產一切物件，去供給他們日常所消耗的食料。可是每天早晨，他們都能夠很有定序的得着一切的食料。若有極微小的一部分，不能夠得着他們的早餐，那就是十分奇訝的事情。去預備一切食料，他們要用距離在幾百哩以外的內地或特罕地方 (Midlands or Durham) 上從很深切地下所開發出來的煤。在享用他們的餐點，他們要食喝着各地方的——曠易老薛 (Wiltshire)、牙買加 (Jamaica)、特谷打 (Dakota)、或中國——生產品。不過在預備和飲食的時候，他們毫不用思想地，好像一個嬰兒哺乳一樣。

「我們很明顯地知道這些的享受的來源，是因為有各種機器和各種組織存在着去經營各種生產，來供給我們的需求。這些生產的機關，雖然在各處隨時有失敗的發現；可是按全部說起來，牠們的工作可以說是非常的發達和成功。不過，我們常常很容易地而尤其是在天氣陰晦的時候，集中我們的注意力，同時還要誘讓別人去集中他們的注意力，去感覺這個或那個的缺

點。而忘記說這個組織，並不是各項缺點所造成的，而實在是順利的發展着。」

有智慧的人也許可以發明些關於貿易上有教育價值的工作，想出一個新鮮遊戲辦法，像一種交叉猜字謎 (Cross Word Puzzle) 一樣；讓一般競爭者，在地球上去追尋某種極微小原料的蹤跡和變遷。能夠尋求着最長的線索，或能夠對於某一種原料跟跡出來最多種不同樣的變遷，就是在這競爭中的優勝者。在這 ‘Mustard Clubs’ 和 ‘Frothblowers’ 的時候，要是對一般從事陶泥業的人提議，去用巧妙的宣傳，來助益他們的事業，並不是不合理性的。陶泥業差不多是康威樂 (Cornwell) 那地方一個專門的事業。可以供給許多的物件的製造。牠的主要用途，固然是製造瓷器。不過此外牠也是幾種化妝品構成的要素。肥皂製造家也是少不了牠。最上等紙張的表面也要用着牠。至於一般製藥家在配製藥膏的時候，陶泥更是一種的基本的原料。

著者所提議的遊戲辦法，是從康威樂陶器裏面，取去少量的陶泥，分作幾部分；把一部分運到美國給一般化妝品的製造家；另一部分送到古利佛盛脫 (Gravesend) 地方的造紙廠裏；還有一部分送給絲佛貝司 (Sevres) 地方的製瓷器裏。這幾部分的陶泥的變遷，可以從那些裝運者，進口

商，整賣和分售化學家們，紙張批發所，以及製造婦女們化妝檯上所排設各種裝飾品的瓷器廠各方面，去跟尋蹤跡。到這遊戲競爭終結的時候，優勝者可以告訴我們從康威樂地方小小一匙的陶泥是如何地變遷，如何地週游世界，並如何地又回到康威樂地方的一個婦女的臥室內而變成了。一個裝修容膏的小瓶子，外面並蒙蓋着美觀的紙張。巧能的競爭者，也許能夠發現點很複雜的經過。譬如運到古利佛盛脫紙廠的陶泥，最先是製造成一種上等的紙張；預備給一個考究的雜誌做印刷用。等到用過以後，到別個地方再拿來溶化一下，又去製造一種做包裹用的粗糙底紙張。

這個問題，是非常的複雜；同給樹林去尋找木料，有同樣的困難。貿易同製造或工業的不同點，就是從各地方收集材料或物件，重新地整派，配合，分析或類別一下，再分派到別的地方去。我們所講的買和賣，實在就是指着收集和分配。貿易的行爲自始至終，全是爲一般消費者服務。讓消費者無論在什麼地方或什麼時候，都能夠滿足和供給他們對於某種物品的需求。一個吸煙的人，無論在什麼地方，當他想吸煙的時候，必定想有他常吸的某種牌子的煙草來滿足他的需要。一個人要是在他所居住城市的書坊中，不能夠買着一份他們定閱的報紙；他一定會覺得是被人輕慢而不

滿意的。可是當他偶然地去到距離一百哩外的另外一個城鎮，而沒有給人家通知，他絕對不會理會到那一份爲他預備的報紙，是沒有買主了。同時他一定要在那新到的城市的書坊中，買到一份他所要看的報紙。我們對於購買任何物件，同這個例子都是一樣的。所以貿易的責任，是要在我們附近的坊肆中，預備着我們一切的需求品，隨時地來滿足我們的需要和供應我們的便利。

再舉一個很簡單的小規模零售化學商的例子。警方現在他的店鋪的架子上，有五百種異樣的物品。那麼，這個化學商就是在這五百種物品的五百個製造家和他的鄰近五百個居民的顧客的中間，做他們的仲買人。若是沒有這個化學商，每個顧客必要想法子到每個製造家方面去購買。同時每個製造家也要想法子去供應這每個顧客的需求。所以這個化學商，不但是供給兩方面以種種的便利；還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經濟組織。因爲，若是他所供給的每個物件，都是從各消費者直接到各製造家方面去購買，單獨這郵費一項，統共也就可觀了。拿一個化學商所得到的盈利和進款，同這些郵費來比較，一定還到不了那許多。警方說買每塊海棉，每包藥丸，每個撲粉具，都要用定貨，開支票，開收條，同特別送貨方法來辦理，單單這郵費的消耗，已經是遠超過那一個化學商的進

款了。

來描寫這個化學商的工作；我們可以說他是從最低廉的市場購買貨物而到最高昂的市場去銷售。就是說他的工作範圍，僅是買賣貨物，這個描寫還是不能算是完滿的。因為我們得知道這個化學商在買賣貨物以外，還替這五百個製造家和這五百個的顧客，省去了許多的麻煩和消費。在實際上說起來，一個零售商人還履踐着其他很多的職務。他本着對於他所經營的貨物底專門的知識，無形中保護着一般顧客們，免除了那些顧客在直接到製造家許多貨品中去揀買的時候，因為缺乏專門知識所受的麻煩和損失。所以這個零售化學商，為顧全他在地方上的名譽和他所經營的事業，是保護並免除他的顧客們受到一切的欺騙。這點雖然似乎是很細小的，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此外零售商人，還能夠增長發展一切的企業。我們顧客都願意到我們所信任和常接觸的商賈們那裏去買一件貨物。因為最低的限度，若是我們對於所買貨物的用法或處理有些不懂或困難的地方，我們是可以回到那售貨的鋪子裏去問個明白。所以有了這些零售商人，我們購買貨物的興趣，也可以增長加添了。

買和賣實在地並不是像這個零售化學商同五百個製造家和五百個顧客那麼簡單。零售商人們很少的同那些製造家有直接關係。像零售商人們讓一般顧客節省經濟並時間一樣；在零售商人和製造家的中間，還有一個組織去便利這些零售商人的經濟和時間。這個組織，就是批發貿易。這些批發商人從全世界各製造家批來大宗的特殊貨物，把這些貨物參雜混合起來，批售給一般零售商人。批發商人對於零售商人所履踐的關係，同零售商人對於社會上消費者所履踐的關係是一樣的。有一部分人說批發商人為盈利才去經營這種貿易，若是想出一個法子把他們廢除了，那貨物的價格，就要變成低賤點。這個理論——像我們剛纔所討論的——是忽略卻那大宗收集和零售上經濟節省的優點。一般批發商和零售商在貿易上的機能——根據着他們最簡單底買和賣的關係而論——是同郵局的機能一樣的。我們現在寄一張明信片，僅須花一個便士，可是單獨地去運輸這張明信片，也許便要費用好幾磅才能夠辦到。從大宗的收集，類別和分派，郵局在這微小一便士的郵費裏面還能夠賺到利益。同時一般寄信的人，因為着郵局的存在，都能夠享受着巨量的經濟上節省。所以這批發商和零售商所賺的利益，也不過是從一般消耗者靠着他們

的存在所得到的巨量的經濟上節省裏面所取得的一點回佣。

談完了批發商和零售商，我們再把一般製造家和半製造家 (Semi-Manufacturers) 們來討論一下。照實在說起來，大部份的製造家，不過是在好些的半製造品上，再加點小部份的工作。如皮靴製造家，僅是把製革場所製造就的皮革，再來製造成許多皮靴。而製革場也不過是把屠宰者所得來的副產品拿來染造一下。印刷者雖然是有科學同藝術上的學問及機器的幫助，也不過是在製紙廠裏所製造的紙張上加上一點墨水。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每個製造家在大體上簡直就是商賈。而不過有許多的商賈是在別種貨物上加點最後的工作，這樣地便成爲製造家了。

第二章 貿易領導其他貿易

「食慾的發展是依靠着一切的食料，」所以貿易也能領導和增進其他貿易的。這個真理並沒有像應當地得到普通的理會和承認。若是我們把這個問題，照愛爾蘭的習慣來說，多數的人就

要想到，一件工作完成的時候，那工作就算終結了。不過，在貿易裏面，一件工作的完成，乃是另外好幾件工作的起點。實際上，每個貿易上的行爲，立刻地直接地要領導到另外一個行爲。一個完成的工作，是給其他工作去預備一個基礎。

一般在上世紀有經驗的商賈們，一定能夠記得一句成語。那句成語，在當時任何商業習慣上，都要用到的。就是說：「時間是一切商業契約上的要素。」這句成語，在現在的普通習慣上，是沒有人引用的。可是，爲防備並保護起見，有許多精細詳切的語句，是用來替代這個成語；把可以耽延工作的完成或貨物的交付的情形，列載出來。並且說明在某種情形之下，供給者對於耽延的損失是不負責的。關於訂立契約者所不能指揮管理的情事——像罷工、怠工、火災、戰禍、暴動、內亂、以及一切天災等等——都是用大號字來印在估計書及商業文件上面。所以無論訂立何種契約，訂立契約者的兩方面，事先都很明白知道，要在很寬大的範圍內，對於價格及時間，去容納所有意外可能的變故。這些情事，就是最近二十五年來的一般理論學者及政治家們，在那些舊式貿易的簡單情形底下所常常地忽略過去而沒有注意到的。

譬方因爲某種理由，一個工作的完成時間，比平常所需要的要延長。那麼，不但是這一件工作要受到糜費和損失；就是所有對於這件工作有關係的各方面，都要受到損失。因爲他們第二件的工作，全聯帶的受着影響。若是單單把資本問題來討論，我們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工作耽延所造出來的一切損失。這是很淺近的事實，倘若一個貿易工作，能夠用最小的資本和最短的時間來完成；那麼，工人、僱主、消費者，以及同這商業行爲有關係的各方面，都要享受點利益。無論這資本是屬於何人，和從什麼地方來的，一種貿易所能用的資本，在任何時候，總是有個範圍和限制。同時在運用資本的時期，一定總得有種種的消費。所以時間上的經濟，對於任何方面，都是有利益的。

拿一個建築家來做個例喻。譬如這個建築家有五百磅的資本。用這資本，他可以建造一所小房子。若是一所小房子的成本恰是五百磅，他的資本是剛剛夠去建築一所房子。我們再假定建築一所房子，要用六個月的時間；這個建築家每年的能力，是可以建築兩所房子。若是一所房子的建築，僅需要四個月的時間；那麼，這個建築家每年就有建築三所房子的能力了。用這兩個情形來考察；在第一種情形底下，每所房子的建築要佔用五百磅的資本和六個月的時間。在第二種情形底

下，用同樣的資本，不過費四個月的時間。所以，在種種限制生產——像勞工、國家規例、或查驗、以及建築工作因故停滯——的原因之外，資本也是限制生產的一項要素。在這個小建築家的例子中，當他費用了五百磅的資本，建築好一所房子；再把這所房子賣給買房子的人或地方上的官廳或住房子的人或是任何的人以後；這是很明顯地他又重新投資五百磅，再去建築一所房子或同樣價值的建築，而絕對不會發生別樣的事情。在一切通常的貿易底經過中，全是這種情形的；當一個商人賣掉一件物品的時候，一個新的購買，便要立刻產生。若是這個販賣延遲，那購買也要跟着延遲。從前「賺小利而圖快賣」的理論，到如今還是真正的確。

現在我們再舉一個普通經濟中的事情，來表示一種相反的現象。就是說一種工作的停滯，如何地影響到和毀殘其他的工作。幾年前的時候，郵局把星期日上午送信的工作取消了。有許多的見解都是說取消星期日的郵件，是合理和適宜的。也許那贊成每星期六天郵務的全部理由，比反對的來得有力量。不過，這些對於我們經濟上的推論，是沒有影響的。星期日郵件的取消，無論在其他論點上，是多麼有利益的；可以說是直接地增加失業和摧殘貿易。頭一點我們先要知道的，是有

很多人每天必要互相寫信像一般母親們同住在學校裏的女兒或是一般情人們假定說有一百萬個人，是每天要寫信的；那麼，每天像這一種信，就有一百萬封。在這種情形底下，星期日郵件取消以後，每星期這種信件，便要從七百萬封減到六百萬封。就是每星期減少了一百萬封的信件。這樣地鐵路上便要少了一百萬封的信件來運輸；文具商也要少了一百萬張的信紙和一百萬個的信封的銷路；製紙者和造膠者都要受到損失。這些人因為少了在那一百萬封的信件底材料上和服務上所得到的進款，所以他們從前用這些進款在其他貿易上所花銷的一筆錢，也不得不依次地停止了。如是則其他貿易也就聯帶着受些影響。這一般母親和情人們，還不過是這故事中的淺顯的一段。再往深裏講，若是星期日有郵務輸運；倫敦的店鋪，在星期五收到一批來貨，就可以在星期六把這批新到的貨品，包括披露在目錄裏面寄出去。一般買主們在星期日那一天，收到了目錄，也就可以定軌他們的需要品。到了星期一，所有定貨單也就回到各店鋪那裏。店裏的人員，包裝工人，運送貨物工人，以及鐵路上人員，在星期一這一天都要忙着去應付這些定貨。至於那些包裹製造家，製繩者，包紙製造廠，還有幾百種雜項的供給者所受的影響，我們還沒有談到。現在把星期日

郵務取消，買主們到星期一纔能夠收到目錄；到星期二，各店鋪纔能夠收到定貨單。所有對這個貿易有關係的人員，在星期一，都沒有工作了。固然在事實上，現在各店鋪裏的人員，因為各種整理的方法，工作的分配，和普通習慣上辦事的延遲，在星期一，並不是沒有工作。不過，照上面那樣機械化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說是星期日郵務停止所耽誤的一天時間，是造成現在我們大家所深切憂慮的失業問題的一個原因。

再舉一個同樣的例子，比方一個德國的攝影機運卸到倫敦的船塢上，而存放在海關稅所裏。當這個攝影機交付給倫敦方面的購買者的時候，五磅的銀票——或其他任何數目——就要立刻付給德國方面的製造家去。這個德國人也許又用這五磅的錢去買蘭卡雪（Lancashire）地方的棉織品或其他的物品。在實際上，那情形是不會這樣簡單的。德國人或者用這五磅錢去買法國的香檳酒，法國人又用這些錢去買土耳其的無花果，土耳其人再用這些錢到蘭卡雪來買棉織品。不過無論如何，這從倫敦用到德國去買攝影機的五磅的錢，除非最後又用來買英國製造的物件，是沒有什麼可以思議的運用。這些問題，是離去我們論題太遠了。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一點，

是那個攝影機若在海關稅所裏多滯留了一星期或一天或一小時；那麼，所有費用在製造這攝影機的資本，也就多滯留了一星期，一天或一小時的時間。牠的第二件工作的進行，不管是去買香檳酒、無花果、或蘭卡雪的棉織品，聯帶地也就全耽誤了。

我們可以舉出許多的例子，來護助這個論點。拿現在著者所寫的同讀者們所看的一張紙來說，這一張紙製造完成的時候，可以有許多交易的行爲在兩方向進行着。這一張紙的完成若是因故延遲，這兩方向的貿易上行爲，全要跟着延遲。造紙工人造就了這張紙，可以用那造紙所得着的工錢，去買襪子、香煙、或孩童車子；間接地給這幾個貿易一部分的工作。那紙廠廠主，在這張紙造就了並分發了的時候，得回來他所費用的資本；再去利用他的機器去製造其他紙張。印刷者得着紙張就可以去印一本書。那書的著作家，也就可以得着錢去消遣享受他很需要的休假。於是乎那鐵路上，旅館中以及海濱電影場裏或其他地方的人員，都可以因着那著作家的消費得着工作。若是這一張紙的完成時間，因故延遲；或是在製造經過中有許多不經濟的耗損和糜費，讓許多紙張不能夠到市場上來銷賣；這各方面貿易上行爲的進行，可不是全要受着阻礙的影響嗎？

據上面所述，我們僅考察到當時的情形和所討論底幾個貿易行爲的表面上的狀態；並沒有想到說，若是一個工人用罷工的方法去要求把工資從每小時一先令增加到一先令兩便士；在罷工期間內，不但是消費者失落了那工人的重要工作和服務，和那工人自己失落了每小時一先令的進款；所有兩方面貿易上工作上當時所享受這一先令或一先令兩便士的流通交換，也就完全跟着消滅並失掉。這同樣的結果，可以引用到一個商人去保留着他的定價的戒指，一定要等到條件合適的時候才賣掉。這個理解，並不是對於一切合理的要求加薪的罷工和保留物件去等待相當的價錢來加以反對。罷工和物件的保留，都有牠們充分的理由。著者所要解釋的，是罷工和物件的保留，在這一小時兩便士工資底增加和物件的定價以外，還有許多複雜的關係。現在普通的觀念，以爲惟獨罷工，纔能夠得到一小時兩便士工資的增加；惟獨保留物件，纔能夠賣着那物件相當的定價。據著者的理想，這種觀念，是我們現在一個很錯誤的見解。若是每個工人肯接收當時所能找到價錢最高的工作，和每個商人肯用這個同樣的原理去買或賣一切物品；著者以爲那些工資和物價，順着天然的原因，可以更快地增高了牠們的真實價值。工人和戒指商人們，也可以更快地

達到他們的目的。不但如此，他們這樣底行爲，對於一般人類以及他們自己，都可以賦予多量的益處。

著者推想這個——一件工作是直接地引導着其他工作的——理論，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觀察，是不會被人推駁的。因爲牠的深奧，和牠分門別類的繁雜，所以這個理論，是值得很深切地去研究。去踪跡一件工作和另外一件工作的經過關係，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一九二六年五月到十一月，中煤礦的停工，把鐵路弄成在艱窘的狀況裏；很多的爐房和盜窰因爲缺少煤的供給而關門；同時煤氣的生產，也因着變成昂貴。這些淺明的結果，到煤礦復工的時候，每人都可以曉得。不過大部分人所沒有想到的是那般鐵路上的股東和工人，同鋼業和盜窰經營人以及有關係的，在這七個月的中間，對於他們一切需要上的第二件工作，全受着阻撓而不能夠進行。著者正好是在一九二六年五月，開始去經營房產的企業。福利街的布佛耳樓 (Bouverie House) 在煤礦起始罷工的幾個星期內就完成並可以居住了；可是從完成的那一天起，一直到那耶穌誕止，著者簡直沒有收到有半打以上對於這倫敦最新式的辦公室處所的正式探詢和接洽。到煤礦罷工結束和情形

變化以後，從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起，請求和探詢的人，便像潮湧般來接洽租用這個樓房。著者相信着在這個時期中，所有商業上的辦公樓房，一定都是得着同樣的經驗。這就可以表現出來煤礦的罷工，是怎樣地阻礙及停止其他工業和貿易上的工作了。

在各種貿易和工作的停延中，有許多是有很充分很完善的理由。過分的工作對於人生是有損害的。過度的壓迫也是十分不相宜的。有的工作是需要國家或他人的考察。還有種種政治上的原因，像禁止一切從俄國來的工作，或奴隸式勞工所生產的物品。從醫學上的觀察，也許有好幾種的貿易和工作是必須禁止的。千百個的考量，可以引用到這貿易和工作的問題上面來。不過，無論怎麼樣，在經濟事實上，每個限制或延滯，不管是多麼完善和必須的，對於一切貿易是總要造成種種損失。就是到了這個限制或延滯取消了以後，這些損失的結果還是跟隨存在着。所以每一件工作或貿易，同一個小石子落在池水裏面引起了一羣沒有終結的縐紋一樣。固然有很多的理由說是不應當把小石子拋在池水裏。不過我們總要知道，沒有小石子，那一羣水上的縐紋，是絕對不會存在的。

商業和工業上的著作，以及日常關於貿易上的談論，對於科學和機械，都有很顯著的表示。我們很明瞭地知道，現在的貿易，和愛迪生或黃帝時候的貿易，有一個絕大的不同點；就是我們現在享受着一切科學上的學識和機械上的進化。這些事情，在愛迪生或黃帝時候的人，可以說絕少的或簡直一點也不知道。科學和機械是助益貿易的進步和發展。可是我們千萬不要以為貿易是科學和機械所構成的。交換纔是貿易向來的根本要素。我們應當從藝術上的進步和交換的奧妙裏面，去尋找貿易所能增益賦予人類的服務。在有些特殊所在的製造經過中，我們可以說，運輸和學識是比科學上的完備供應更為重要的。去想法子增多一個煤礦的出產量；若不是我們能夠同時找出很經濟的運輸方法，把這些增加的產量，運到更遠更廣的區域裏；並且能夠同時去改良增益那運用這些出產品的普通知識；那也是沒有什麼大用處。有很多科學和機械上所造成的優點，都被運輸和交換上的阻礙和延滯所毀滅而變成無用了。一般人對於貿易總是堅持着用金錢來着想而常常地忘卻貿易，其實不過是一般物品的交換而已。我們一定會覺得很可怕的，要是我們去考量這最近幾個時代種種政治上和智能上對於調劑和規制泉幣的努力。因為這些計劃，經過精

細的分析後，便可以看出來一大部分的結果全是限制着社會上有利益的幾種生產量而讓我們人類蒙受到貧困的影響。

貿易最先發生的起源，是因為有一般奢侈物品和安樂設備以及各種奇異的物件，一個人不能夠供給自己和滿足自己的慾望。現在貿易的主體，似乎又漸漸地回復到這種先前的特性。像現在我們所知道的近代貿易，關於人類生存上的一切必需品，不過佔有貿易全部上一個極小的部分。當亞當斯密寫「原富」（*Wealth of Nations*）那本書的時候，我們對於供給英倫三島上八百萬至一千萬的居民食料的能力，還是很懷疑的。到現在除了發生戰爭的危險外，這飼養的問題是絕對不會讓人疑慮到。我們現在對於人類生存上的一切必需品的供給，沒有像亞當斯密那麼深迫地的關切着。雖然人口上天天是有繁殖的現象，可是每個人所必需的食料的供給，已經是很穩定的增加到了那滿足及飽和的狀態了。關於這問題上精確的統計，是很不容易找到的。因為在事實上，一百年前的時候根本就沒有統計的學識；並且統計收集和記載的方法，在一個長久的期間中，是有很多的變遷。所以在一八四〇年統計裏面一個數目，同一九二二年統計裏面一個相同的

數目所表示的情事也許就有很大的差異。雖然把所有的不同點統共容納起來去考量，下面所載的比較表，也可以很明顯地指示出來，在一八四〇年的時候，人類生存上一切必要的食料供給，是一件很足憂愁的事情；可是到了現在，這種問題，是一點也用不着顧慮。下面表上的數目，是單指留供消耗用途的各種進口食料。對於本地地上所出產的食料，因為缺乏確實可靠的統計，沒有包括在內。

進口食料留供每人消耗的數量比較表（以磅為單位）

食品	一八四〇年	一九二二年
牛油	一・〇五	九・〇
咖啡	一・〇四	・七四
麥麵粉和穀豆等	四二・四七	二七〇・二
雞蛋	三・六三	三四・二七
腌肉	〇・〇一	一七・二一

番薯	〇・〇一	八・〇八
茶	一・二二	八・六六
煙草	〇・八六	二・八
菓醬	〇・九二	六・二一
酸菓及葡萄乾	一・四五	四・八五

還有關於糖的消耗量的增加，很可以讓我們驚訝的。在一八四〇年少數人民的時候，平均起來每個人的糖的消耗量是三兩。到一九二二年每星期每個人所消耗的糖，把牠的各種用途統共起來，是增加到三磅那麼多。

無論這些食料的來源，是助用機械來分配，或是因為工資的增加，或是「防護機關」(Boards of Guardians) 工作的成績；那貿易供給食料的事實，總是不能夠埋沒的。在二十五年前，新聞紙上面，每幾天總要發現着一個因為饑餓死亡的紀載。到了今天，這種事件竟是沒有發生的可能。貿易和財富——一切食料和衣服（若是婦女們裝束時髦的現象是繼續存在着）所構成的財富

——在將來是要用一切學識來做基礎的。我們可以食用較少量和物質較爲優美的食料；並可以避免我們現在所不能夠反抗底糜費。各種副產的用途，也要漸漸地發展。生產量數目的多少，也就停止着去做一切進化的合適的標準。若是照上面表上的醃肉的數目，完全地用比較數量多少的眼光來考察，那是有歧誤的。因爲一八四〇年的醃肉，是有很多的耗損。在一九二二年是一點沒有糜耗的。當本世紀初葉我們所丟棄的各種動物體中的油脂，到現在是可以用來製造乳酪、肥皂、油布、可可和巧格力。煤礦上種種的擾亂和工潮，同人類在用煤方法上較節省和較經濟的進步的結果，也是有關係的。將來普通的趨勢，對於用在維持我們人類生存上所需要的工作力量，是要一天天地減少。貿易對於一切奢侈品所參與的事務，是要繼續地增加。現在女子們生活上所關心和常常談到的最要緊的事情，是手提包，最新式的鞋靴，或「卻爾斯登」和「糜物利司」式的跳舞。一般男子們也是有同樣的情形，他們所覺得比早餐或午餐很重要萬分的事情，也是蒸氣器械，自動自行車，或最經濟旅行歐陸的機會。我們每天工作三四個小時，便可以維持我們的衣食問題。其他時間在貿易上的工作，全是爲供給我們生活上一切快樂的享受。

一八八三年十一月，勞勃吉鳳爵士(Sir Robert Giffen)在皇家統計學會(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有一段主席的演詞；對於五十年來勞工階級的進展曾經討論到；表示從一八四〇年起，那五十年的時期中，工資是加了一倍；工作時間是減少了；物價也低落了；產量同時是大形增加。這些結果，讓一八八三年的普通勞工家庭中生活的程度和狀況，比一八四〇年是進步有五倍那麼多。

勞勃吉鳳爵士並說：「現在大部分的人類，比五十年前是有很顯著的進步。如享受較長的生命，一切主要物品消耗量底增加，較比優良的教育，較大的罪惡和貧窮的避免性，以及較多的儲蓄等等。不過，我們大家還是很覺得遺憾的，就是在事實上，有許多情況，仍舊是存留並等待着種種改良和發展的。」

關於上面食料問題所引用的例解，大體上也可以引用到其他重要物品像羊毛和棉花上。一

八五〇年全英國的羊毛消耗量是一八一、〇〇〇、〇〇〇磅。到一九〇七年是增加到五三六、

〇〇〇、〇〇〇磅。愛力生(Ellison)的棉花消耗數量表上，載明一八三〇年的棉花消耗量是

五〇〇、〇〇〇包（每包重量五百磅。）到一九〇七年竟達到三、六九〇、〇〇〇包（每包重量也是五百磅。）這個棉花貿易是可以用來說明現在著者所要談到底投機的問題。在所有貿易中，棉業可以算是最完全發展和開拓的貿易。蘭卡雪不但是供給一切的襯衫和衣服給英國的人民；差不多全世界上大部分人民的身上，全穿着蘭卡雪地方棉織業所生產的襯衫。現在印度、日本和中國對於棉業上的知識，是天天地發育着。我們（指英國人）對於維持保殖棉織業和發展增加這種貨物貿易的數量，似乎要一天比一天感覺到困難。當這將來狀況是很懷疑並不能夠預料的情況中間，最低限度，我們應要記在心裏的，就是這些和人類生存有重要關係的一般貿易，也許已經達到了牠們的滿足或飽和點了。假使這個現象是真實的，那麼，將來貿易發展的趨向，像著者以前所說的，是要歸着奢侈品的方面。我們所要更加注意的，也是在所有其他能夠讓人類生活上愉快、便利和有興趣的一般物品上。同時還要去發現有這種性質的新鮮物品。經濟學者和一般政治界偉人總是不能夠避免掉他們的習慣去注重那些煤、鐵、鋼、棉、羊毛和船舶等等事情，好像這幾種事業是構成一個國家和全世界的貿易一般。關於這幾項事業上種種動人的統計，是常常在

公共討論會裏面顯示着，並且受着一般人深切的注意。據著者的觀察，牠們是早已失掉這些重要性了。著者非常懷疑，在一萬個讀者裏面，有否一個人曾經看見過或是能夠看見到那鋼的模型。除非鋼的功用比現在一般經營鋼業人們的腦子裏面所灌入的能有巨量的增進，普通的人對於鋼是不會引起興趣並注意的。一個尋常的男子或女子能夠想到或注意着鋼的時候，是要到那鋼造成了。一把修筆的刀片或是一個掛衣服的鉤子。要是我們能夠更明白地了解到所有小貿易的重要和牠們共同的對於那些大貿易所發生的巨大底關係，我們關於貿易和財富上的思想，就可以得到一個新的定向。因為我們（指英國人民）都是被包圍和困服在鋼鐵、棉各種貿易裏面。所以別人（指英國以外各國人民）在各種現在真正的更重要的種種較小的貿易和事業上，都發展到我們（指英國人）的前面去。拿一個小小的事情像電話來做例子，英國在所有用電話的很進化底國家中，是排列在第十三位。下面的表是一九二四年所計算每千人中所有電話機具的數目：

一 美國

一四五

二 加拿大

一一五

三	丹麥	八九
四	紐西蘭	八〇
五	瑞典	六四
六	挪威	六三
七	澳大利亞	五二
八	瑞士	四五
九	德國	三八
十	愛斯蘭	二八
十一	夏威夷	二八
十二	魯森堡	二六
十三	英國	二五

著者用電話來做比較的原因，是因為電話事業是很符合於著者現在所解釋的論點。電力的

消耗量，雖然也是表現着同樣的現象，可是並不能算做一種平允的比較。緣因電力的產生，也許是靠着水力以及其他天然的境況。至於電話上所用的原動力，是非常纖微；完全是人類工作的勞力和願求進步的慾望所產造出來的結果。

拿所有各種用途統共上電力的消耗量，用每人平均來計算，英國是排列在第八位。下面表上是表明在一九二〇年每人所消耗的電力單位的數目：

一	瑞典	七〇〇
二	加拿大	六一二
三	挪威	四九三
四	美國	四七二
五	瑞典	三六四
六	法國	一四七
七	德國	一四一

電力消耗額的總量，在最近幾年來，是有很巨量底增加。據菲力拿許爵士 (Sir Philip Nash) 的調查，從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二二年，美國電力的消耗總額，是增加到八九〇的百分率。在同樣期間中，英國是增加了三二八的百分率。而義大利也增加了三一四的百分率。英國方面電力的消耗量，在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二年的期間，是增加了一三〇的百分率。到了一九二三年，又增加了百分的一九。在美國方面，電力的消耗量最近是沒有什麼巨大的增加。不過電力是較普通的銷用着。據電力界的核計，美國所有鄉村裏的居民，有百分的九十，都是享受着電力的供給。拿倫敦地方所有房子來說，不過有百分的二十是安着電線的設備。據倫敦地方政府 (London County Council) 的報告，在倫敦及其附近各地方在一九二二年所消耗的電力數量是七三四、一三九、七五五的單位。拿人口來平均，每人的消耗量是一二二單位。同年度在芝加哥地方的電力消耗量達到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單位。每人平均是消耗一、二五〇單位的電力。在沃司奴 (Orlo) 地方的電力消耗量，是每人三〇〇單位。可是司梯文格 (Stravanger) ——挪威一個小小的城市——裏

面，那消耗量竟達到每人九〇〇單位那麼多。孟查司脫 (Manchester) 的電力消耗量是每人二一四單位。而格蘭司哥 (Glasgow) 地方是每人一五七單位。英格蘭全島上電力消耗量最大的城市是司處雷福特 (Stretford) 那地方每人的消耗量是六九七單位。

雖然這不是談論政治問題的所在，不過我們應當知道，英格蘭的政治家們對於電力問題，比世界上任何國家，是已經有較深切的注意了。

來討論貿易上的組織，是一件很時髦的事情。真正的組織是現在很普遍地讓人注意和談論到一個問題，差不多像「哥爾夫」球戲或「卻爾斯登」跳舞那麼受人歡迎一樣。凱倫教授 (Canon) 在第一章中著者所引述他的一段文字裏面，曾經用這些字眼和斷語來說：「這是很明瞭地，現在有些機械和組織是存在着。」他並且曾經指示到那幾千萬人民底隨機和偶然的動作，結果上讓一個英國工人底早餐檯子上，能夠排列着全世界地方的出產品。凱倫教授並不是像「組織」二個字在一九二七年所給予我們的解釋來引述到什麼事件。現在的理論——像帝國買賣公會 (Empire Marketing Board) 的一般發起人和莫斯科的一般供給糧食底官員所竭力擁護的

理論一樣——是說……有規序的組織或計劃是能夠讓我們全體得到較大的財富和安樂的。那個真理是說關於組織上的學識——若是組織是有一門學識的——還是在很幼稚的時代。我們對於組織也僅有很少的理會。不過在適當的定義和限制的範圍裏面，我們可以毫不懷疑地說，組織是能發生效力的。政治上的黨派、教會、國家，以及戲劇和足球聯合會等等，都是在完美的組織底下而茂盛地發育着。這些組織，全是有有一定和有界限的範圍。在這種情形裏面，組織的效力是沒有什麼疑問。組織是能夠給我們各種的管理像護照或誕生證書等；並可以給我們一切發言和選舉權；組織還能夠解放女權和教育人類。像這種事情，組織觀念的效力，是更沒有可以疑問的。組織對於戰爭，也是有重大的關係。我們都是生存着去希望國際聯盟會，能夠證明這組織上的效力讓我們們享受和平的幸福。可是，到一切貿易，工業或生產的境界中，組織就有一個很不同的性質，並且是一個很懷疑的問題。從歷史上看起來，無論那一種貨物的生產者，若是能夠組織到一塊的時候，他們總是努力地限制所有的生產量，並擡高貨物的價格。他們這兩種的行爲，普通的都是很有功效；結果上社會中其他人民都要受着損失。

生產界的組織有兩種。牠們的目的和結果，是完全相反的。我們可以拿煙草和造房這兩種生產事業來說明。在煙草的生產界中，所有的大製造廠努力地想法子大家聯合起來組織一個大組合或托辣斯。這個組織的目的，是去增展巨量的生產額，發現節省或較經濟的成本，同時還要推廣消耗的數量。這些工作底推動力，固然無疑地是爲着這個組合或托辣斯本身的利益。不過，這種的組織，是讓煙草的生產額永遠增加。同時若是市面上有競爭的要素存在着，這個組合或托辣斯還是一切經濟上和進步上的大推動力。但是，一旦競爭停止了工作，這組合或托辣斯便要造成那種斷專賣底壓迫的危險現象。

在造房事業裏面，組織上的害處，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房屋營造家們，表面上仍舊是獨立和個人的單位；可是大家同意議訂一切的條件和規定。一般需求他們的工作或貨物的人們，對於這些條件和規定，都要必須地遵守着。到這組織發育到最完備狀況的時候，（雖然這個因果還是可辯駁的論點，）從事營造業團體中的人數，卻是同時減少了一半。結果上，對於營造能力也是減少到一個很不便利——若不是真正危險——的地位。還有一個同樣的組織，可以在鐵路事業裏

面看到。不過現在這卷書裏對於這個問題所要說的，是我們目前僅是從事研究和求習這組織的問題，尙沒有達到相當程度來決定說這個組織是有益或是有害或結論說這種組織是較優於那種組織。因爲着近十年來世界上劇烈的變遷，所以這個問題現在是非常的複雜。對於牠的判斷，是要等到將來纔能夠決定的。

第三章 政治和生產

現在我們是要談到在貿易研究上所必要討論的一個大論題，就是政治上的觀念引用到貿易和財富底生產的關係。最近五十年來的特殊現象，同從前任何時代所比較差異的，是把政治和貿易混合起來的趨向。在維多利亞時代，普通的信仰，是「貿易企業裏面沒有參加着政治的性質。」到今天我們可以較真確地說，政治對於其他一切情事，是沒有比較對貿易企業來得有更大底利害關係的。每個政治黨派似乎全是同意底認許說，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是一種過去的政策。

所以在這個時候，一般政治黨派意見的不同點，並不是爭論着國家對於貿易上應否有干涉的行爲；而是爭論着那一種干涉的行爲，是國家所應當選用的。好像鐘擺子從這一極端搖轉到那一極端一樣，在五十年前大家所目爲一種罪惡的貿易上限制，到了現在都認爲是個十分需要的行爲；並要詳細地考量着一切關於貿易的規則。固然的，現在在這個地方去辯論那些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和集合主義 (Collectivism) 的相對論，似乎是很不合適的。不過來研究這些事情，我們應該注意到那個鐘擺子從一個極端再搖回去到另一個極端的可能性——雖然這種現象並不是大概總要發生的。斯賓塞爾 (Herbert Spencer) 也許又可以變成很時髦。他的觀念在最近五十年來已經是比在任何時期中受到一般較深切的注意了。

在一個個人主義派者的心中，當他考量着那人類需要上的供給底問題的時候，有兩項總括和廣大的論題是最主要的。第一項的論題，是當維多利亞及採用放任主義政策的時候，雖然那個時代中的社會生活情形是有許多可以批評的地方；可是，在事實上，英倫一島人民在那時代對於一切維持生存的供給，都比其他以前任何時期及其他任何國家，得到較爲優良的情況。第二項的

論題——他們個人主義派者所認爲很煩悶很憂慮的一個論題，是現在世界上有其他的國家，對於人民一切維持生存的供給，比英國的能力，是較爲美滿和優良的。拿普通生活標準來說，英國在比較上是跌落到第二或第三的位置上面。把這兩項事情記在心裏，一般個人主義派者宣稱這個問題可以用兩種殊異的方法來探索。據他們的意思，一個國家裏的人民，是要照個人主義派的方法來考察；集中在這人民中每個人的——單獨的——權力及可能的功效。或是從另一途徑，照比較上更時髦的集合主義的方法去考察；把那些人民包括在一個單位叫做一個國家，直接地運用我們的注意點在這一個國家或這一個社會團體中那羣人民統共上可能底功效。個人主義派者的觀念，以爲在這最近三四十年来，普通的心理都是照着集合主義的方法來思索並運用到各種的事理上。這些事理根據着不正確前提爲起點，統是引領到種種完全錯誤的結論。爲簡明起見，我們可以說有五項主要論題是這樣錯誤地被人領會和承認着。第一項論題是說英國有三千八百萬的人民是毫無希望毫無知識的羣衆。據卡來老 (Carlyle) 的意見，這三千八百萬的人民，大部分都是愚蠢癡呆的。個人主義派者爭論說：沒有更無望或更悲觀的觀測，是可以被採取的；並且照

一個政治上領袖或當局的觀察點來考量，這種觀念簡直是不可思議地沒有益處。在許多的事情中僅須舉出半打的例子，便足以擁護這個論點。最初的時候，這些三千八百萬的人民是被指定為不能夠尋求他們自己的工作，所以必須設立勞工部去圖謀他們的福利。以後又決定說我們（指英國人）大家是不能夠判斷和選擇我們自己的食料，所以食料委員會是必要設立的。還有因為那三千八百萬人民是不能自己解決居住問題，每個區域中必須有幾個居住管理員來辦理一切。此外為着要滿意底去開發耕種所有的土地，我們花費幾百萬金錢去設立那些機關像農林部等等。最後還因為我們不能夠把適當的貨物運送出口到適當的市場裏面去，所以便要設立那個國外貿易局（Department of Overseas Trade）這些現象，照個人主義派者的意見，是一般普通的心理中所思想和被逼迫去思想的情事。對於這些事情，不管在理論方面是怎麼樣，可是在事實上，一般擁護集合主義派者觀察點的信徒是很不幸的。當一九一三—一四年的時期，為施行國家意旨所決定的政策，在上面所述的幾項事務上，我們共總花耗了八三、〇〇〇、〇〇〇磅的費用。到一九二六—二七年時候，花在同一樣事務上的費用，達到三一四、〇〇〇、〇〇〇磅之多。但是事實

上所不能夠否認的是在這幾方面的費用雖然增加同時我們所希望得到的效果竟是越形減少。例如，勞工部雖然是設立了，可是很不幸地事實上所發生的結果，乃是勞工的僱用，日見減少。居住問題的政策是構成了，可是我們竟然發現了一種特殊的觀象，從事房屋營業的人，竟漸漸地凋萎縮小。同時居住供應的缺乏，也一天比一天擴大。此外我們還能夠用算術上準確的計算，來核計那用在國際貿易局（這個是已經決定將要取消了）上的千萬鎊金錢，和所造出那進出口貿易價值上減少了千百萬鎊底結果。

現在我們再談論那個人主義派所分析底普通心理中所運用的測想底第二個論題，普通的信仰，以為雖然大部分人民是無知識的，不過若是我們能勤謹地去尋求，許多的人還是能夠被找到去適宜地擔任着有權力的位置並領導其餘人衆較完美地去履行及辦理他們的工作和任務。這就是這問題的理論。讀者們可以有利益底去回想到斯賓塞爾的先見。六十年前斯賓塞爾在他的「人對國家」(The Man versus the State)那本書裏面，曾經預言到這種今日真正存在的情形。第三項論題——也是個人主義派所認為錯誤的普通心理的測想——是說：當這些人擔任

着有權力的位置底時候，全體人民都要服從他們做領袖。二百年前，孟德斯鳩（Montesquieu）告訴我們說過：在有組織的社會中間有一個危險，就是一般人民常常地被引導着去希望一切社會上的利益，而同時忽略卻他們對於那些利益上所應當擔負的義務。這句話是個人主義派所信仰的。在事實上曾經屢次的證明過。為擁護這個信仰，個人主義派者指示着，實際上當一般官吏被任命以後，人民就要忘記了他們個人的責任，而把奮鬥生存的事務，統共諉移給那些自認對於這個事務有完全的認識的官吏們去辦理。在普通心理中，還有一個測想——這就是那第四個論題——跟隨着。這個測想是說，一個官吏在職權上及因果上必需地去履行着一切指派給他的義務。據個人主義派的爭論，這些義務的一大部分都是參含着像犁耕沙磧一樣的性質，這種行爲的性質，是沒有增加什麼結果的可能。

關於這一項，這並不是不適合的去表示說，有許多種的工作，要沒有競爭的激刺或必須真確讓人滿意的需要，是不能夠很完滿的做好的。再說明一下，就是一件工作在辦理失敗的時候，倘若沒有什麼真正的不利和損害，那麼，完美的工作是很難底能夠成就的。

在分析普通心理的程序中，最末的測想——第五項論題，也就是以前幾個測想的基礎——是那「所有的人全是相同」的主義，這個測想是由一個有理性的莫斯科貴族把牠演繹到合理的結論上。而這個測想的反應，簡直是悽慘的。

這個描寫是要被認為過度誇張的。不過，個人主義派者將提醒一般批評家們，他們並不是說所有的政府組織全是壞的；也不是說人民用不着政府便能夠有作為；不過是指明政府組織是一件太嚴重太有責任和太冒險底一種事業，我們不能夠隨隨便便地去應用。政府的權力和職務是不應當再加以擴充，除非我們所希望的目標，是毫無疑問底證明出來沒有其他方法能夠取得和達到。

政治上意見對於貿易各問題的引用是要跟隨着歷史的發展而受影響的。當我們在近代貿易的真實歷史上漸漸地得有較充分的認識；所有根據在那不完備的歷史而發生的政治上底見解，都是感覺着有修改的需要。在這個爭論點上，是有許多可以說到的材料。若是我們對於現在所有關於工業革命及早先工廠條例 (Factory Acts) 問題上的著作和傳述來考究一下，就可以證

明說，那些著作和傳述在這幾項事體的實在情形上和這幾項運動的真正性質上，是給予世界上
一個完全錯誤的印象。

一般早先工廠條例是近代一切工業上法規的基礎。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對於牠們應當有
完全的領會。我們並且應當自己十分確信地，對於當時造成牠們的情形和狀況，也完全有明白的
了解。所以我們一定得去研究考察那些產生這種條例的一般通常見解的來源。劍橋近代歷史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為證明一八三三年工廠條例的確當，曾經描寫到那孩童在工
廠裏所經過底真實和可怕的生活狀況。從那書中反面上的敘述，一般讀者們可以自己推測到當
時孩童在工廠外面的生活，是大體上很快活很完美的像現在一樣的。關於這類問題上大部分的
著作，絕少地有影射和指示到那工廠本身或工廠主人以外的任何人物的情況。工業革命上時髦
及通行的觀察和見解，簡直是貿易和商賈們的很嚴重的不公道的傳述。

一百年前工廠制度中所表現的可怕和恐怖情況的種種描寫，當然是不能夠加以否認。婦女
和孩童在工廠底下的狀況，是非常可憐的。不過，若是把在這些工廠以前的時候這羣不幸的人民

的環境來考察，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們當時生活的情形，不但是不能夠較爲優美，簡直是比工廠制度下的生活還要哀憐萬分。一個很顯著並可以注意的事實，是一般從這可怕及恐怖的工廠制度裏面得到資產的政治家們，完全忽略地去瞭解——無論如何，他們是沒有表示着忿怒的——那些人民在工廠制度創立以前的時候所經過的生活情形。在工廠創立以前的時代，孩童是平常地在鄉村織工們當中被買賣着去做勞工的。一個幾歲大的孩童，若是能夠賣到四先令六便士，那就算是很好的價錢了。

那個時候的孩童們是故意的被饑餓着去阻礙他們的發育，怕的是他們生長太大而不能夠爬進烟肉裏面去做那掃除的工作。至於一般婦女，都是自己去洗衣裳，並且沒有肥皂的享用。她們從來也沒有牀鋪的設備；就是一部分的婦女傲倖的有牀鋪，晚上在牀上睡覺的時候，也是穿着她們白天所穿的衣服。那些居住的小房子，全是光線淺陋地上滿是泥土的草蘆。在這草蘆裏面，主人們便和他們所蓄養的家畜在一塊居住。

上面所述就是那些時候的鄉村人民所經過的不衛生和困苦的生活情形。所以照當時普通

的最完善的意見，一般孩童的家長或管理人，都在那哀憐的貧民習藝所裏面，底孩童，送到有空氣和有光線設備的工廠裏。固然在事實上，婦女和孩童在工廠裏也是做長時間的工作，並是在待遇上簡直也沒有人來注意到。不過，這種現象，是當時民族底道德觀念的一個側面表現。這並可以表示出來，在一百年前底時候，社會上普通的觀念，同現在的思想，是迥不相同的；而簡直同那食人肉底野蠻習俗還要較為類似點。在全體上歷史學家對於工廠制度和以前時代的敘述，是完全不公允的。現在已經到了成熟的時期來開始這問題上的一種新著述；從一個較好的觀察點來敘述當時的情況。這種著述可以告訴我們在那工廠開始時代一般鄉村人民所遭遇的不快樂和不完美的生活狀態。而他們的情形，同諾曼戰勝（Norman Conquest）時代的人民的生活狀態，是沒有什麼差異的。這種著述，並可以告訴我們，如何地這些人讓那磚砌的工廠和磚砌的城市所吸引而進展到一種夢想不到的新幸運的環境上。

將來的歷史學家是要瞭解到並注重在這個真實的事理。就是一般人倘若能夠在城市裏面尋找到一所房廬，地球上是有沒有其他力量能夠引誘他們去田地或鄉村裏面去居住的。這個歷史

學家還要領導我們的觀察力去悟解並知道，一切思想的產生和進化的發展，是如何並必須底要慢慢着漸漸地一點一點去得到。他並且要很明晰地指示給我們說，現在一切的進化是怎樣地根據着那工廠制度的本身而發展的。因為，有工廠制度的存在，所以這一羣人民纔能夠聚集在一塊來談話來辯論並聯合起來去圖謀人類的發展。

這並不是過分武斷底說，若是沒有工廠和城市，現在我們所深切尊重及極端發育底公民精神和政治天性是很難有進展並存在的可能。這些工廠和城市，不但對於牠們特殊的功績沒有得到相當的感謝，簡直在現時是很普遍地受人誹謗的呵！

那種關於工廠條例上的新歷史，是可以告訴我們好些更多的情事。十九世紀初葉的政治情狀，是要採用比從前更完善的判斷和平衡的眼光來評論，一切政治方法上的無憐憫不公道的行為，也要完全的申述出來；像夏佛提士勃萊爵士（Lord Shaftesbury）用為提醒我們關於為母狀態及孩童生活的重要起見，所引敍那些政治上不良的行爲一樣。夏佛提士勃萊爵士像所有的社會改造家，他的思想在當時普通意見中是非常新穎進步的。為的從事這個運動，去改變對於孩童

問題上的一般普通的觀念，他必要得到一個政治上的後盾。所以他還要去考查和注意到社會上階級及各種利害問題，像今天魯意喬治 (Lloyd George) 所要考查和注意的，來幫助他所計劃的政治上底競爭並奮鬥。叟烏窶雷格 (Thorold Rogers) 在「經濟解釋的歷史觀」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書中說：

「在東部各區域上從事農業的佃工們，比工廠裏任何工人的境況還要壞些。關於這一點，可雷兒李特 (Claire Read) 以及其他人物曾經根據着陳舊的意解來辯護說，低賤的勞工是可以使一般農夫們有交納他們的租金的能力。這種現象，以後是被諾佛克 (Norfolk) 地方一個牧師很榮譽地冒着個人的危險來舉發參劾，而最後竟然把牠消滅了。」

「我有一次問我的朋友夏佛提士勃萊爵士說，爲什麼他不把他對於改良工廠裏孩童勞工狀況的行爲，擴充到一般農業上的孩童們身上；因爲他一定是知道，在農田上面工作的孩童，吃着粗劣的食料，穿着破壞的衣服，在每年最惡劣的季令和最惡劣的天氣時候，還要暴露着去工作；他們身體上所受的傷害，同一般在工廠裏面熱烈空氣中間去工作的童工是沒有什麼差

異的。夏佛提士勃萊爵士答覆說，他對於農田上童工的悲憐狀況，是很明白了解的。不過他是沒有力量去應付。因為在他所從事的奮鬥裏面，若是他同時地同所有的製造家，農夫以及佃主們一起去反抗，他一定是那一件事也辦不妥，任何目的也達不到的。假使他能夠達到並取得某一階級上的孩童們的解放，其餘各階級上的孩童在相當的時間也可以跟隨着解除困苦了。夏佛提士勃萊爵士是一個有膽量並有毅力的人。他的答覆可以指示給我們曉得，他是怎樣地了解着那政治策略上的困難。」

這樣地我們就可以看出來，這些工廠是怎樣地成爲那個時代全體父母們的罪惡底替代者。當這個時候，英國的保守黨（Tories）對於那「改革條例」底失敗，正是感覺着受到一個打擊。因爲「改革條例」是得到蘭卡雪兒地方一般工廠主人們的主要擁護和贊同。同時貴族院（The House of Lords）裏面許多的議員是屬於地主階級的；他們受着在蘭卡雪兒地方所策源及創始的「自由貿易運動」（Free Trade Movement）底損害。並且那些工廠因爲着這自由貿易運動曾經照着科布登（Cobden）和布萊提（Bright）的命令去供應巨量的金錢。夏佛提士勃萊

士本來是一個聰明的政治家，利用着這一般保守黨及貴族們的反動，淺見以及那無知識的感情作用，建樹了一件不可思議的奇績。保守黨及貴族們因為着怨恨那改革條例及自由貿易，於是乎就解除了那些婦女和孩童們的困苦。他們這樣的行爲，並不是因為關切到婦女和孩童們的利害；不過是立志借重這個問題去懲罰那自由貿易和改革條例的一般發起人而已。

政治底意見對於工業上引用的關係，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並最普通的詞義來解釋。社會是可以分析做兩部分——生產者和消費者。我們並可以說若是社會有競爭的事實，那競爭和衝突也是在這兩種階級上面。從工業革命初期到維多利亞皇后末葉底時期中間，是消費者優勝和統治底時代。從那個時候以後一直到了現在，可以說是我們努力顧慮和重視着那生產階級底時期。

在考慮生產者和消費者相互關係底問題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點。這個論點，也是企業工業及經濟全部分學識上面最重要論點中的一個。就是關於價格底問題。一件貨品是在什麼價格上纔應當或能夠去賣掉？一般人並沒有像應當地那樣去普遍地領會到說那商業世界上對於價格問題的觀察法子乃是有很大的改變的。著者相信將來的商賈們，很明晰地根據着兩個特顯

而殊異的觀察點，對於安定價格的科學上，一定可以比着我們過去底習慣有較為深切的注意。凡是企業上有關係的人——工人、製造者、商賈、零售商以及消費者——底利益，全是懸靠着那每種物件或貨品底正當價格的發現。從前的政治經濟家們告訴我們說，價格是一般買物者所確定的。從工業革命初期一直到維多利亞末葉中英國各種工業上的大勝利，都是根據這個理論來做基礎。這種見解著者也是相信為真確無訛的。當時這問題是常常地有一種另外的表示，是說一件貨品是恰好值得牠所售價的——一點也不能較多或較少。可是近代的思想——最低的要說是產生近代最新底商業和工業上各種運動底思想——是迥不相同的。我們今天的目標似乎是使那些賣物者去確定解決那物件的價格。各處的賣物者及生產者全是很努力地採用了各種底程序和計劃去誘導買物者來容納他們對於價格上的意見。此種新方法能否得到像從前舊方法同樣的圓滿結果，或是能否運用和進展，現在還是不能夠很明瞭知道的。

職業公會以及貿易上其他的聯合或組織，採取現在新近的方策像物價指數和生產成本各種制度來做工具，用他們的全副權能和努力去奮鬥，想把一切價格來提高。不過這幾種方策現在

正是經過一個試驗和考證的時期，還要等候相當的短時間以後，我們纔能夠很清晰地了解到牠們底利害及好壞的程度。但是我們又可以辯駁——著者也是這樣辯駁的一份子——說，這些想把生產者放在一個比消費者較爲優勝地位上的努力，對於失業界中那恐怖的羣衆以及世界貿易上的不良狀況，是要負着重大責任的。我們從前常常說到一個願意的買主及願意的賣主。這種名詞當五十年前的商業談話上是很平常通用的。可是，到了現在，在我們通用的字句裏面，牠們是差不多消滅了。工業在從前時候是常常被認爲是供應消費者的一種服務。只要工業是被認爲一種服務，總是有一般願意的買主們去購買或僱用牠們。現在對於工業的觀念和理解，以爲工業不過是圖謀生產者的利益的一種計策。所以結果上，買主們的情願也就趨向於疲弱和消萎的狀態。這種革命——這種對於價格問題觀察上底思想革命——從歐戰時候受到很大的衝動。同時軍糧部 (Ministry of Munitions) 那種重要的機關也給予牠不少的幫助。讀者們一定可以記得，當歐戰開始的時候，一般普通的意見，認爲在戰事上所需要底供給，是不應當圖謀利益的。根據着這個意見，軍糧部創立了一種制度，對於所有製造家們僅是付給那製造的成本外加一點經手費

或酬金。照著者的理解，這個制度，結果上是引導着那批發或躉賣上的過濫。所以最少地英國現在國家債務上三分之一的負債，是要這個制度來負責的。關於這新舊思想的不同點，鐵路事業是可以表示着最完美的例喻。一百年前底時候，經營鐵路事業的先鋒們，定下一個規則說，鐵路上一切的價目，應當按照旅客及貨物負擔的能力去決定。就是到了現在，鐵路上對於一噸煤的運費，不過是一噸絲運價底一小部分。至於載運一噸廢棄物料的價目，還要更低賤點。在這個合理的規則上，英國是侵掠全世界的。不過現在我們（指英國人）是有了議院裏關於鐵路運費的條例以及各種法定在圖謀着把鐵路上運費的價目來整列一下，讓鐵路上工人得到一定的工資，並且鐵路上投資者得到額定的利益。所以鐵路事業的破壞和衰敗，是未來工業上一個大危險。還有一個例子，我們可以從煤氣事業中找出來這新舊思想的變遷。我們的曾祖們（據著者意見，他們就是那對於價格問題上最後理智的發明者）所規定的煤氣條例的用意，是讓一般煤氣生產者去生產較巨量的煤氣及訂定較低賤的價格，然後纔能夠得到較大的利益。近來因為歐戰上的需要，這個合理的程序，是有大規模的變更和修改。所以這煤氣事業也許在最近期間內就要發生擾亂的。

工業上政治上對於這價格問題的談論中，是有許多新底和未試驗過底意見。不過那些意見並沒有達到全部的發育和啓展。拿我們所講的最低工資 (Minimum Wage) 做比喻。當我們講到這最低工資的時候，我們並不是爲消費者着想，而是考量着那生產者。我們忘記了這工資所能購買的物件，和這工資是指着金銀工資 (Money Wage) 或是指着真實工資 (Real Wage) 而僅想到那需要這最低工資的某一個人。這最低工資的名詞，本身上就是謬誤的；這樣的事情簡直是沒有並不能夠有的。若是工資是同意底被認爲供給服務的結果，那麼，無論是一個最低的賚賞，最低的補助，或最低的獎勵，每種自然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說是最低工資。譬方說，一個農夫的最低工資，一定是有包含着馬鈴薯的最少數目和每個馬鈴薯的最小體量。此外還包含和株連着說那馬鈴薯的消費者必要情願地照這最低工資所需要的價格去購買。並且若是把這個意思推解到合理的結論上，那訂立這最低工資的立法機關，同時還要訂立規定，讓每個消費者，在每次最低工資付給的時候，必定要消耗最低數量的最低價格的馬鈴薯。至於我們談論中用生活費用指數來做解決工資的根據，也是有同樣的現象。生活費用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理由，來解釋爲什麼某一

個人需要着一種特別的工資。不過在論理上，這些生活費用對於賺掙工資的方法，是完全沒有關涉的。這種缺乏意識的思想，是傳佈到一般製造家階級裏面。他們利用着成本制度想來證明和辯護那一般買主們所不願意酬付的高昂價格。本來計算費用和成本的科學，是爲求經濟節省上利益而發明的；可是牠竟反被利用着去營謀奢華濫費上的利益。用淺近眼光來觀察，一個高昂的價格，在當時固然可以裨益到那賣物者和生產者。不過，其他任何方面是毫無疑問地都要受着損害。反而言之，一個低賤的價格，也用那極端淺近的眼光來觀察，當然是要使那賣物者和生產者蒙受着不利。可是，無論其他何人，全可以享到不可計量的利益。這個問題是很專門並是非常困難的。將來的商賈們對這問題，必須要增加運用着許多較比這最近二三十年來的習慣上更爲深切的思想和研究。現在生產者這個階級是完全追逐着金錢；而忘記卻金錢除了有交換那些真實貨物的能力以外，在本身上是沒有價值的。若是一般生產者堅持着要一天一天地生產較少的真實貨物去取得較多的金錢，這舛誤的循環就要完成了，而真實貨物也就要漸漸地日見減少和缺乏了。

著者似乎感覺到現在商賈們的眼光是沒有他們的祖先們那麼遠大。商賈們底目的，當然是

想去保存支持他們的營業。我們的祖先們常常地說到「賺小利而圖快賣」(英文簡寫爲 S. P. Q. R. 就是說 Small Profits and Quick Returns) 這句商業上慣語——和著者同時的一般學生們推想，以爲這個是同早先的羅馬人很有關係的——是當時各店鋪上所習用的牌號和表記，從一個商賈的眼光來觀察，贏利一銅元的買賣若是繼續着一生一世，是比那不確定或隨時要消滅底贏利一先令的買賣，還要優好的多。

這些事情是照着時期並循環地進行着。上世紀中對於價格低賤底熱狂的特殊情況，是造成了種種擾亂和舛誤。可是著者以爲最近二十五年來價格高昂的熱狂，對於引起很劇烈的困難，是要負着責任的。著者自己的貿易——出版書籍的營業——固然是不能完全地代表和表現着那貿易全部上的特徵。但是也可以很顯明地表示出來那低賤價格底種種利益。一本書的價格，固須依賴着那書籍出版及銷售的數量而決定。不過，那銷售數量底多少，當然的大部分上也是依賴着那書籍的價格。社會上是要消買着大宗的一本二先令六便士的書籍；至於七先令六便士一本的書籍底銷售數量，是要狹小的多。可是，一本同樣的書籍，在二先令六便士或七先令六便士這兩種

的價格上，都能夠出版和製印出來。這價格完全是照着生產的數量做標準。著者曾經核算過，比方說出版數量僅達一千本底書籍底價格，是每本七先令六便士；若是這出版和銷售的數量，增加到一萬本，那麼，每本的價格就可以低落到二先令六便士了，下面是出版一千本數量的估計表：

						先令便士	共(磅)
每本製造成本	一	六					七五
著作家報酬 (百分之二五)	一	〇					五〇
批發及零售商 (百分之三十三 又三分之一)	二	六					一二五
廣告及其他開支	一	〇					五〇
利益盈餘	一	六					七五
共	七	六					三七五

上面核算是假定說社會有一千個人是願意花費七先令六便士去買這本書。若是把每本書

的價格減到二先令六便士，我們的假定是說，社會上有一萬個人是願意照這低落的價格去買這本書。下面就是出版一萬本數量的估計表：

	先	令	便	士	共(磅)	百分率的增加
每本製造成本			九		三七五	四〇〇
著作家報酬(百分之十)			三		一二五	一五〇
批發及零售商(百分之二十)			六		二五〇	一〇〇
廣告及其他開支			六		二五〇	四〇〇
利益盈餘			六		二五〇	二三〇
共	二		六		一二五〇	二二三三

這個顯明並或許不常有的例喻，是可以表示說，一個低賤的價格是如何地可以生產較多的數量來讓每個人去享受。事實上，生產者在低賤的價格和多量的生產上，是比在那高昂的價格上，

多得到三倍以上的利益。這個核算是假定說，著作家批發商零售商以及同這書籍製造上有關係的各方面全是願意在福利方面——而不在金錢意義上——去着想，並且願意在一個統共較多的數量中底每個單位上派分着較少的利益。

當然的有幾種物件是僅有小範圍的市場。那麼，增加生產量去低減價格並從市場上去吸收較大統共的數額是不能夠辦到。不過這種事情是非常稀少的。把現在生產製造和確定價格底整個問題來研究一下，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我們對於利用缺乏來造成財富，是常常的太過於努力。無論我們是從那一個觀管點——工人僱主或任何階級的供給者——來研究這個問題，我們總要得到這同樣的結論。這是很容易的去譏刺那對於低減價格底狂熱，和指明在這個趨向底工作上所產生的種種困難。但是讓全世界去追求尋找着那高昂的價格像現在的情形一樣，著者以為也是完全錯誤的。因為沒有其他可作的工作，失業問題便認為不嚴重；因為着市場得到飽和及人民得到滿足，貿易便不算為惡劣。可是，在事實上，這兩種禍害都給予我們種種痛苦。因為現在商業和工業所根據而成立的合理的原则，是被我們遺棄和廢置而不採用。所以我們必須要

再用那爲消費者服務的思想來做基礎，而去爲生產者謀取滿足。至於那種現在普通的計劃所經過的試驗，一定已經是足夠來證明那計劃在運用上底不可能。

那通常所談論底橡皮限制問題，是可以很明顯地表明着近代的趨勢。海峽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s) 政府，得着英國墾殖局 (Colonial Office) 的同意，同倫敦橡皮市場上的協助，發明了一個向來未有的最良善最完備的橡皮限制的規定。橡皮的價格是保持在一個意構的平線上；同時對於數量也加以整理和取締。在一短時期中，這個規定似乎是很完滿的。以後美國方面就有了一種很適當的覺悟，說是英國是欺騙美國的。所以美國就開始討論着她所要採取底報復方針和策略。結果上，美國仿照着那橡皮限制，而採取了一種限制棉花供給上的規定。於是乎英國蘭卡雪兒地方的棉織事業，就感受着困難的情態。所以現在我們（指英國人）有像梅娜溪立司 (Maynard Keynes) 的一般人在蘭卡雪兒地方創構一種方策去規整那棉花的製造和生產。關於這種遍及全世界的競爭上底將來第二個底變動，是不容易預測的。不過，到了現在，世界上橡皮和棉花的供給，比那實在應有的狀況，是較劇烈地感覺到缺乏。到最後的時候，也許是有很多的金錢，

而不能購買着什麼物件。這個著者所要指示的論點，可以用另外一個很簡單的法子來解釋；是說我們有兩種情形去選擇。第一種是我們站在市場上去被人僱用；第二種是我們排列着站在店門前面去接收所分派給我們的糧食。在這兩種情形中，我們是不能夠避免而必須地去選擇一種。那第一種情形是可以給我們多量和低賤的供給。至於第二種情形最後的結果，也許就可以摧殘一切的文化。

這是很正當和適宜的一個從事在貿易中的男子和婦女第一件和最主要的是應當想到他或她所從事和有關係的那個小貿易上的一切詳情。並且應當思量着其他貿易及一般社會對於他或她在這貿易詳情中的個人利害所發生的抵觸。譬喻說，一個電燈匠把電力優越的性質和狀態來告訴我們並竭力慫恿我們去用電力來做光線的設備，並且他自己也真確地相信他的方法是比煤氣匠的方法較為完好，他的行為可以說是完全正當沒錯的。可是同時一個煤氣匠若是很熱誠地來擁護着那煤氣上的經濟或其他種種優良性質，他也是同樣的正當並合理。有這對敵相抗的方法常常地引着人的注意，所以那站在中立的社會上人衆，在這兩種的方法中，便能夠得到

去選擇採用那較為完好的一種方法底利益。並且每種方法本身上也是被迫和鼓勵着去永遠努力地圖謀各種的進步。

當現在對於一切貿易和工業底規則上有深切關涉的時候，這是極端重要的，一般民主政治應該放大牠的眼光和伸展牠的意向去包括貿易的全部；而對於牠常常地所冒犯的局部上及不合於那對於全體上有利害的民衆們思想和觀管——像屬於煤氣匠或電燈匠的那種理解——底危險，是應當去避免的。事實上很可以讓人感慨的，就是一般政治黨派以及議會本身當抓住有些局部問題的時候，便要制定法律或規則去糾正那些細節；而忘記或忽略了這法律或規則上的糾正所造成其他部分上的反動及擾亂。這是因為這些局部問題當時是吸引到那立法上的注意，於是乎社會上也就無知識地——快慰地或不快慰地——進行着去解決那些小枝節，而完全沒有想到從他們這些行為上所引起底各種新擾亂。

第四章 生產和分配

研究貿易的學者，對於貿易必須要有全部觀管的能力。他不可以單獨地爲幾千個刀器商或幾萬個礦工和鐵路上工人去着想。而應當對於那生存在英倫島上的四千五百萬全部人民上加以考量。我們可以用很粗率的估計來說明一個簡單的例子。議會是能夠很容易地讓這四千五百萬人民每個人拿出來一便士，而同時給予那鐵路上一百萬的工人每個人三先令九便士。他們這樣的行爲，是沒有什麼特殊的損害。而不過是把這四千五百萬便士，從這羣人的衣袋裏轉移到另一羣人的衣袋裏而已。四千五百萬人民每個人去掉一便士，是不會感覺着什麼損失。可是每個鐵路上工人是很快慰地享有那三先令九便士。不過若是這種計劃的結果——像我們所常常憂慮而雖然不那麼常常發生的——竟然從四千五百萬人民的每個人身上剝奪了兩便士，而同時每個鐵路上工人僅得到一先令。那麼，這淨實的效果，就是很差異的。那一百萬鐵路上工人還是自認爲有幸運；那四千五百萬人民仍是不會感覺得兩便士的損失；可是，從全部民衆的觀察點去考量，那淨實的結果，是整個團體上蒙受着六百五十萬先令的重大損失。若是這種步驟是繼續地被採取着去裨益一般礦工、工程師、陶瓷及汽車輪胎的製造者，以及那些失業人衆們，這統共的結果，就

可以成爲很大的災禍。

還有一項這研究貿易的學者所要有的訓練，是去熟習養成一種用貨物來着想財富並有數量觀念底習慣。無論說到貿易中的任何題目，他的心中應該有各種物件和貨品堆壘着底想像。他應當考驗着每種提議或每種計劃對於他心目中所常常印想着的固體底和實質的物量上所要產生的影響，去開始練習這種觀督事物的習慣，我們假定說我們人類唯一的需要是馬鈴薯；社會是完全並單獨地依賴着馬鈴薯而生存。我們還可以再進一步去假定說，只要馬鈴薯的供給是充足的，我們人類便可以享受到完美快樂並健全的生活。據上面的假定，研究貿易的學者，就可以想象着一堆像一個山那麼多的馬鈴薯，而社會上人類，是一羣一羣地環繞着那堆馬鈴薯而生存。社會中的每個人是隨時地去增添或照所需要底去消用那一堆的馬鈴薯。這樣地我們便可以立刻很明顯底看出來，那社會上的物質享受和福利，在全部上說起來，是要靠着這堆馬鈴薯的保持和進展的程度而決定。若是這堆的體量是減少和低落，社會上的安樂和將來的保障，是要跟着而縮小。反而言之，這堆的體量若是增多和加大，社會上的情況，也就變成優好點。這個簡單的想象還包

含着有許多底小問題。在這堆馬鈴薯山的一方面，有些小團體的人民所消用的也許是比他們所增加的較爲多點；同時其他團體上的增加量也許是較大於他們的消用量。所以，那些增加這堆馬鈴薯底工作的分派，和從消用這堆馬鈴薯而得到的享受的分配，也許是完全地錯誤和不公允的。不過這問題的中心而我們所常常忽略而忘記的，乃是，倘若這堆馬鈴薯的體量是減少了，那全部社會上的生活境況也是跟隨着而低落。假使更不幸地，那堆馬鈴薯日見減少，而同時社會上的人口，是日見增多，那麼，社會上生活程度，便要更快地低落了。

領悟了這堆馬鈴薯例喻的初步的理解，研究貿易的學者，便可以進一步去用較爲詳細和較爲實在底情狀來考量一個同樣的問題。沙立士勃萊爵士 (Lord Salisbury) 常常說過：去明白地了解國際間的政治，是必須要有一個大地圖。所以，去明白地了解貿易底問題，這是非常重要的。能理會到那日常瑣碎的詳情，並且得到那問題全部上——縱然是在那隱存底背景上——的廣大知識。現在我們可以拿一個第二項——比那馬鈴薯問題還要複雜的——問題來擁護和鞏固這個理解。英倫島上是有四千五百萬的居民。這島上共有九百五十萬所的房子。每年所消耗的茶

的數量是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而在市面上流通的鈔票是達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磅。照着分析那馬鈴薯問題的法子，我們假定說：所有需要着來維持我們的生存並讓我們快樂的，僅是居住着一所房子，飲喝着一杯的茶，和得着一張鈔票來供應我們對於這所房子和這杯茶的互相交易。把這些事物平均計算起來，是每 $\frac{3}{4}$ 人可以有一所房子；每個人每年是可以消耗九磅的茶；並且每個人可以有六磅十先令的鈔票來運用。現在，我們可以來觀督政治上任何計畫對這些情狀的變動。比方說讓那些錢幣跟隨着我們的幻想來遷移。我們把所有的錢幣給予其中的一百萬個人，而讓其他四千四百萬人民變成沒有錢的。在事實上，每 $\frac{3}{4}$ 人有一所房子和每個人可以消耗九磅的茶那些情狀，是一點也沒有改變。不過，這樣是很容易的去讓某一個人比其他的人得到較安樂的房子來享受；並且這也是很可能的去讓一個婦女喝着較多或過量的茶；而同時其他的婦女是一點茶也喝不着。但是，無論我們怎樣地把這些錢幣來移動，這九百五十萬所的房子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的茶是沒有什麼變更的。除非那房子的數目和茶的數量是增多了，生活程度是不能夠有進步的。歐戰以後，有許多國家很贊許地採用一種計劃去集中在紙幣的製

造和分配上。這種計劃，是產生了很不利的影響。我們上面的小例解，便可以很明晰地表明出來這種辦法是完全缺乏意識的。因為去改變茶的價格是很容易的。可是去增加茶的數量是很困難的。在英國方面，我們（指英國人）就可以看出來，把房子價格來增加一倍，是多麼簡易；而供給一所新房子，是怎樣的困難。這樣地，我們便能曉得，金錢是便利貿易的一種工具，可是牠對於貿易全部的問題上底關係，是極乎微小的。

再來討論那第三項問題，假定說我們把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紙幣和英格蘭及愛爾蘭兩島上的五十萬輛的汽車來考量，把這些五十萬輛汽車平均起來計算，每九十人中是可以有一輛汽車（美國方面是每五個人有一輛汽車。）我們必須要牢記在心裏那全部的想象；並且假定說，這紙幣和汽車就是我們生存上所有的需要；而這貿易全部的問題，也是完全地包括在這紙幣和汽車上。爲的讓大家絕對地平等，我們是可以把這五十萬輛的汽車完全地來銷毀了，使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夠有一輛汽車。然而有幾種的事情，我們是不能夠辦到。一輛汽車當然是不能裝載着九十個人的。不過，若是我們把汽車認爲一種有利的物件，並且以爲乘坐汽車是有的時候比步行較

爲便利的；那麼我們是要去決定那些人是應當乘坐汽車和那些人是應當步行。固然地有許多辦法是可以用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把所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的紙幣拿來給予五十萬人去享用一個月的期間，以後再移給另外五十萬人而讓他們乘坐汽車一個月。就是這種簡單的計劃，還是要產生出來種種的新困難。現在的制度是我們（指英國人）全體九十分之一的人民得着乘坐汽車的特別利益，因爲他們在種種原因（這些原因我們現在不必去討論）上，得有充足盈餘的金錢去供給一般汽車製造家的需求。在俄國方面，他們是採用一個另外的計劃。他們是把這乘坐汽車的特別利益給予每一千人中的一個人——這個人是很有幸運的做那高級官吏中的一份子。無論在英國或是俄國，這都是不能夠讓每個人照着意願的去得到乘坐汽車的享受。所以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來，貿易的責任和義務，是去供給較多的汽車。並且我們也可以明顯地看出來，著者上面所說到底數量上觀念，在研究貿易的學者底思想中，是怎樣的必須和重要。因爲，不從數量上去着想，一個思想便要歸偏在一部分的細節上而忽略卻那全部的問題。

這種數量的觀念，在任何問題中，全不及於在進出口貿易問題上那麼特殊重要。普通的思想

已經是極端錯誤地被引導着；因爲一般的人堅持着要在那局部方面的細節上去着想，而對那全部問題上是不用較廣大的眼光去觀察。不但是在英國，差不多無論世界上任何國家，一般普通的理解，都認爲出口貿易是很有裨益的，而進口貿易卻是一種頂要避免的事情。若是著者上面所敘述的兩三項例解，是能夠得到讀者的同情和贊許，那麼，讀者一定是可以同著者一樣地感覺到那一般對於進出口貿易上底普通見解是謬誤並缺乏意識的。把英國中四千五百萬人民和他們所享受的各種物件的數量來觀管；而完全忘記卻其他一切的考量；我們就可以很明顯地覺得每一件進口貨物都是增加着這些人民的享受；同時每一件出口貨物都是讓他們擔負着工作的義務和勤勞，並且是從他們剝奪去相當數量底享受。那真正的觀念，是應當把出口貿易認爲一種不悅意的需要。因爲我們對於進口貨物底需求是逼迫着我們去從事出口貿易。所以這四千五百萬居民是要去運用種種的法子來勸誘世界上把多量的出產品存放並供給這些島上人民的需求，而同時僅需要着最低限度的工作去生產並出口來供應其他人民的享受。這樣地，我們（指英國人）的理想的美境況，纔算是達到。這固然是謬誤的去想取得進口貨物的享受而不要償還和報酬

的。不過像許多人的見解，以爲出口貿易是有特別營造財富的性質和能力，而不考量着那些我們真正所需要和所用以抵償的進口貨物，也是犯着同樣的謬誤。

關於這項問題，這是很值得注意的，英國人民在採用一種簡易和優美的法子來償還一切的進口貨物上，是比其他任何人民來得較爲有功效些。許多的國家，對於他們所需要來消耗的各種進口貨物的償還，是要在國內來製造生產各種物件，而照所有進口的價值來出口到國外去。英國人民在某種限度上也有採用了這種辦法。不過，我們（指英國人）同時還有一種補助——也可以說是更爲優良的——辦法。我們去到世界上其他國家裏或海洋上替其他人民來工作，而收集我們國內所消耗的進口貨物來做我們工作的酬償。這種工作——像航業、銀行、保險以及其他類似的服務——是叫做「不能看見的出口」(Invisible Exports)，而在國際貿易上是可以替代一般國內製造家的工作。各種問題——有些是很急要而全體都是很正當的——是產生出來去解決這種進口財富的分派。各地方的人民有的主張說，在那一般進口的貨物中，有幾種是可以在國內製造的；於是乎他們的心裏就發生了種種很憂慮的疑問。不過，這些事情，乃是國內這四千五

百萬人民自己所要去解決和調整的。貿易若是能在英倫三島上供給着最多量的貨物來讓島上居民去享受及消用，在全部上是已經算是有最好的功用了。

有一般人的見解，似乎是認爲生產一件物品比着消耗一件物品，是有較大的功益。這種見解，也是犯着我們所討論底那在局部上着想而不從全部上觀管底謬誤。若是沒有消耗貨物的需要，任何貿易都是不會產生和存在的。所以貿易的功益和優點是在消耗上而不是在生產上。把貿易全部整個地來觀管，牠的功益和優點，是讓我們——這好像是完全自相矛盾並過於誇張的——大部分上所得到的消耗，還要比我們所能生產的較爲多些。事實上也是這樣的；因爲着貿易和交換的繁衍及科學和機械的幫助，人類中的最貧窮階級所消耗的，的確地是比他們所能夠生產的，超過很多。在工業革命以前，那個時候的貿易，不過是包含着我們自己能力所能夠生產的物件的交換。當時的生活程度，比着現在，是較爲低落到萬分。從那個時候以後，因爲着各種原因，而主要的是因爲着運輸利便的進化而造成交易的發展，所以我們每個人纔能夠享受和消耗着好些較多的物件。這些物件若是讓我們自己去生產和供給，簡直是遠超於我們所能夠希望的。爲着篇幅的

限制，我們是不能儘量地去發揮這個論點。不過著者以爲再進一步的考量，一定是可以引導着一般讀者去懷疑到那些在任何地方及任何時候因爲要發育地方上的生產和地方上的自立狀態而意在限制交易的政策之智慧。這種政策最後的結果，一定是要減少了一切物件的數量和種類，並且反轉和改變着世界上進化發育所依賴的所有趨勢。

雖然著者是十分注重在那生產上的重要，並且主張說大數量的生產是貿易上第一個首要的考量及最重大的任務。可是，對於那物件生產以後的分配問題——這次要而同時迫切的問題，並沒有忽略及忘記。在那些簡單的物件像茶、馬鈴薯、和房子等等上，只要生產方面是能保持着，這分配問題差不多自己本身上便可以解決了。最少地這是可以說，生產的數量若是增加，這分配問題也就變成簡易。在這些我們所能夠充分生產來供給所有的人底物件上，那不平允的分配是不會存在的。比方說，關於麵包這種物件，現在是沒有一個人感覺着缺乏的。不過，去研究一切財富的分配，這是應當表明着，有許多的財富，在性質上是不能夠分配的。這一類的財富輔助着我們去注重到那生產的一方面。上面所談論的汽車，可以說是一個最簡易的例喻。在英國裏，每九十個人中

是有一輛汽車，而在美國每五個人便可以有一輛汽車。詳細地分析起來，固然的一部分的美國人是沒有充分的金錢來自己享有一輛汽車；可是那明顯的事實是每個美國人都能夠在汽車上得着一個坐位。所以美國的汽車貿易是同麵包貿易一樣的達到了牠的最高的功用而能夠供應每個人汽車上的設備。至於英國方面，汽車貿易是沒有發達到這種功效。固然地我們是可以很容易地把所有的汽車都銷毀了，因為那九十個人是不能夠同意到那一個人應該去享有那一輛他們所僅有的汽車。這種財富像汽車所代表的是不能夠拿來分配。除非我們（指英國人）決定着照那美國方面的樣子去增加汽車的數量而讓每個人都能在汽車上得着一個坐位；其他唯一的辦法，就是去銷毀所有的汽車。還有一個關於這類財富的例子，或許比汽車的例子更要好點，是可以從戲院裏坐位看出來。一個人花十二個先令坐在戲院的前廳裏，另外一個人花兩先令坐在那最高的樓座上。這兩個人是不能夠坐在一個地方。因為那國庫鈔票的不平允的分配，所以一個人能夠坐在前廳，而另外一個人是坐在最高的樓座。若是我們把這金錢的標準廢除掉，其他的標準是必須地要發明出來去決定那一個人應該坐那一個人坐位。這樣的例子，是可以無限制的增加起來

做比喻。拿一個極端的情狀來說，一個公爵夫人客廳裏面的絲織簾幕是不能夠取來分配給一個清道夫的妻子。去毀掉了那絲織簾幕，在公爵夫人方面是沒有什麼大影響。不過，僅把那絲織簾幕來銷毀了，仍是不能夠供給予那清道夫的妻子她所需要的物件。若是把公爵夫人用來買這些簾幕的鈔幣給予那清道夫的妻子；那麼，第一個的影響，最少地是要消滅那簾幕製造者的工作；而同時倘若這個清道夫的妻子在得到那些鈔幣的時候，便去要求把她的房子來修理或營造；那房屋營造家的進款和酬償，也就要因着而增加了。這些鈔幣的轉移，可以看出來是提高那清道夫的妻子底生活標準底困難工作裏底一部分。除非那清道夫的妻子所需要享有底物件底數量是增加了，這鈔幣的轉移，仍不過是一部分的工作，而還是不能夠有什麼效用的。

根據上面所敘述的，我們可以引到一個普通的論點。在這個論點上，一般通常的思想，是又有很大的謬誤的見解。一般人很普通的推定說，一個人的財富是其他人民的損失所造成的。所以一個商賈的財富，是推定說為一般買主的損失所造成。照普通理解來考量，因為這卷書上全是討論着普通的理解，這個推定是不真確的。比方說，有一個桌椅製造者，是一生從事做商賈的。他每星期分

配出去兩個桌子，這樣地繼續着有三十年的時間。以後他是破產並死了。或是我們不說他是破產，而說他死的時候，是沒有遺留着什麼值得說明的產業。那麼，他的一生工作底結果是什麼？在這三十年中，社會上是得有三千個桌子的富裕；從這三千個桌子，社會全體上的境況是增進了。可是，這一個桌櫥製造者——一個可以代表着全體的商賈，倘若他是一個平均標準上的商賈——是到了他的墳墓裏面，而身後也沒有遺留着什麼物件。

財富是能夠用他人的損失來造成嗎？在有些簡單底境況裏，這是很明白顯著地是可能的。一個人是可以把他的手指放在另外一個人的衣袋裏去抽出一個錢，用那失錢者的損失來增加他的財富。兩個人可以在跑馬場裏來賭注，一個人就可以輸給那個人一個金幣。那贏者是因着那輸者的損失而變成較為富裕些。所以在那精密奇異和複雜底財富生產及交易的動作上，是有許多欺詐的行爲；並且有許多因爲着愚蠢的人的存在而發生的擾亂。不過，一個經濟上哲學若是根據着這種詳情上，是要直接地引入錯誤的。這些詳情乃是例外的現象來證明這個規則，並不是來例喻着一般尋常造成財富和裨益人民的普通程序。

若是我們拿着某一個人造成財富的單獨並可以代表一切底經過情形來觀瞻，我們便可以很明瞭底看出來那程序是怎樣地運行和動作。諾士克利佛爵士（Lord Northcliffe）是可以做一個很好的例喻。從一個辦公室裏底練習生的出身，到他死的時候，他是遺留下五百萬的財產。這五百萬財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什麼人的損失是用來造成這些財富呢？當然的他的財富不是用一般消費者的損失來造成的；因為當歐戰尚未發生和諾士克利佛爵士事業在最高點的時候，他是辦到一種從前的人想為不可能的事業，讓社會上用半便士的代價而得到三十二張篇幅的新聞紙。他的財富也不是用一般工人的損失來造成的；因為我們曉得在他的事業經過的時期，而且大部分是他的事業運用底結果，印刷工人的工資是增加了一倍；而同時新聞紙上每一種的工作人員，全得到了較高的報酬。諾士克利佛爵士不但是對於他的工人付給以從前那事業上所未會有的優厚工資。他的行為的結果，是把這同樣事業中的同樣工人的工資，完全地都增高了。所以那新聞紙生產者工資的總額是有很巨量的增加。同時我們也不能夠說諾士克利佛爵士是用他的同業競爭者的損失來造成他的財富。固然的，因為着他的事業的特殊性質，各處的出版者有

的是要屈服和失敗。可是，在事實上，他是擴充並增進了那些定期出版品的市場範圍，而提高新聞紙的價值並增大牠們的數量和篇幅。

這個引導着著者去感覺到一個謬誤的印象。就是說商業上競爭是讓一個人去偷竊其他人的買賣底一種程序。兩個旅行商人要是希冀着去爭取一樁買賣，兩個人中必有一個人是要感覺到失望的。這種情形在短時期中似乎是一個人因着另一個人的損失而得到利益。而在小範圍的市場裏或是消耗量有限的物件上，這種情形也是很真確的。不過，這些狀況是非常稀少的。商業競爭的真正影響和效果，是擴充市場，增進需求，加添供給，而同時裨益到一般競爭者及消費者。塞羅福利芝 (Selfridge) 在倫敦奧斯福街西部創立營業的事情，是一個很簡明的例子。在以先的時候，那個區域裏是沒有什麼大規模的店鋪；所有的貿易都是一羣衆多的小商賈們經營辦理着。塞羅福利芝起始去建築的時候，這些商賈們本着他們對於競爭上的淺近和謬誤的觀瞻，大家都覺得非常恐慌。當時環繞着塞羅福利芝大建築的房租大形低落；因為他們的理論認為這個大壟斷家對於這一羣從事開設店鋪為社會服務的人們是要加以壓制和擠迫。這個理論在一個很短

的期間中就被證明爲謬誤並缺乏意識的。著者相信說到不了幾年的時候，塞羅福利芝鄰近的房租是的確地增加了一倍。這個例子可以表明出來，一個人到市場裏面去從事一個在他未來時候超過全市場上所需要的企業，而結果上使其他人民都分沾到比較從前向來所有的更多的好處。所以塞羅福利芝的財富不但是沒有用他人的損失來造成，實在乃是增加了他的附近人民底福利。

這個——財富是他人損失所造成的——觀念是因着一個根本上錯誤底見解而產生的。這錯誤的見解以爲財富是一個固定的數量——牠的數量的總額是有限制的。實在說起來，財富並不是他人的損失所造成——固然的我們同時也要常常地認定說有一種的財富像著者在上面所引述的是有這樣例外的現象。所以當構造財富底程序進行着的時候，須要有一大部分是分配給予他人；然後這個財富纔能夠造成。並且一個財富是要讓他人和主人同時的受到福利；然後牠纔能夠存在。

我們常常很普通地把一個百萬富翁所享有的財富認爲是應當給予一般有較大需求的人

們。不過，實際上，縱然這個富翁是享用着一種奢華的生活，而沒有意念去裨益一般人民；他總不能避免掉去增加他所生存的那個社會上的財富。去開始研究，除非他應用着他的財富，那一百萬的財產對於他是不會發生什麼裨益的。他一定是要把他的財富來投資。不管他是怎樣地投資，他應用這財富的結果，一定是要把一切錢幣上的利息減低，而裨益到所有的工業上。去投資並去賺來利息，他必須要僱用人員。所以這百萬財富的存在，就可以供給工資和需求服務。這樣地，便有增高所有工資和加添所有服務的價值底趨向。

這個——財富是他人損失所造成的——見解在要素上是一個政治上的觀念。這個觀念所以受到廣大認許的原因，可以說是因為着我們給予政治以過度的尊重。一個政治家的生命是完全依賴着他對於大多數民衆所得到的贊許和信仰。並且一般政治家們曉得這大多數民衆是要包括着一羣比領袖們享有較為謙卑的地位的人們。所以，政治上的領袖都被引導着去採取一種態度來對那小部分在任何計劃上必要增高了地位的民衆加以對敵和反抗。

著者所知道的，世界上僅有一個地方是沒有這種謬誤的情況。這個地方便是美國。那理由是

因爲美國民族是包含着一般——嘗夠了歐洲生活上種種狡詭繁雜的特殊情形而隨時逃跑到那新大陸去享受較自由的環境底——民衆。美國人差不多是一百分的個人主義派。他照着那合理的經濟學上的第一個規則去開始工作。那個規則撮要在一句舊慣言裏面是說：「注意着那個銅元，金磅自己便能夠注意到。」他是理會到若是每個人能夠從事着那對於他個人最有利益的工作，這種工作常常地也是最有裨益於他人的；於是乎全體上最有利益和最優美的境況，就可以達到了。在美國方面，一般人民是能夠自立的。在英國就不然，一般人民是不能夠自立；而大部分上，每個人都是抱着一種謬誤的見解；以爲在這個或那個方法上他是應當從其他人民方面去取得利益的。

只要每個人比他所得到的肯多給出去一點，他就要看到，那存留下來給他的物件，是要比他從前任何時候所享有的物件，超過很多。照這個複雜的——我們也可以說是矛盾的——狀態看起來，我們是還有許多不可數計的財富存留並等候着我們去獲取來裨益我們的全體，我們不能夠用他人的損失來造成財富。不過，我們每個人都是可以造成許多的財富。同時，在造成這財富

的時候，不管我們個人的動機和欲望是怎樣的，我們總避免不掉去把這財富的一大部分分配給那環繞着我們的一般人們。

關於財富的如何造成——誰造成的，用什麼人的損失來造成的，以及誰得到利益的——底種種誤解，是引起了我們現在一大部分的工業上的不安寧和擾亂，並且也是造成一般大部分羣衆不滿足底意念底原因。

第五章 結論

「工業安寧」似乎是我們所要意向着去達到底一件完美及最合宜的事情，不過，我們心裏對於這句字詞所附連的意義是必須要明瞭的。這句話像一般通常的口號一樣是可以有各種的解釋，並可以表示許多不相同的意義。如「有榮譽的安寧」，「任何代價的安寧」，「工業安寧」……等等。所以我們對於安寧兩個字所表示的意義是必須要定下一個定義。若是我們用安寧兩

個字去表示着奮鬥的停止；或是表示着去放棄掉那些對於宇宙及生存的反動力上底一切的反抗；或是表示着我們自己去供給我們所有的需求，而決定讓一切事物隨便自然地去滑行；那麼，這句口號簡直是一種怯懦的退縮表示。若是我們人類是要向前進展和發育着，我們是不能夠停止着我們的奮鬥。我們是應當大家協力地去戰勝那宇宙，而從宇宙裏擠出來她所保護的祕密同她所容藏的物質。所以，我們若是用安寧這兩個字去表示着一種共同的意向，協調的動作，並一個聯合的前線去同敵人相抵抗；我們的意義那才是正當而無誤的。不過，我們這種觀念裏所意向的目標和終點是應當大家一樣的。一般領袖及隨從者，生產者及消費者，都得要採取着一致的態度。大家必須要對於奮鬥有廣大的認識，並須要知道在奮鬥中每個人的努力對於大家同對於他自己是一樣的重要。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聯合的前線。談到聯合上，我們當然地是要想到那托辣斯或其他各種組合的問題來。關於托辣斯及各種組合，我們所曉得和明白的是非常底淺微。這問題上所屢常供獻出來的理論也大概都是未曾經過精考熟慮的。許多的人把一個托辣斯目為一般製造家們的大組織或同盟聯合起來去圖謀賺取巨利；而同時除了對這賺取巨利加以嫉恨外，他

們是絕不在這問題上再作進一步的考量。他們把一個有成效的企業認為是有過失的性質，而把賺取利益認為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惡。只要有充分的了解，他們便可以曉得那真正的托辣斯並不是這供給予我們低賤棉花，低賤油類，或低賤肥皂底幾個大組織；而實在地是那一般的生產者因為着政治上的行爲而得到合法的地位來專制底讓我們去承受他們所提出的一切條件。去尋求並達到工業上的安寧，這是我們的重要任務去防止着這幾種受法律保護的工業將來的增加或繁滋。因為，這是一個不能辯駁的事實，那受政治底誘惑而表示着偽誤意義底工業安寧的觀念，是在這些受保護的貿易裏得有最堅強的贊許者和信仰者。印刷貿易及建築貿易（指英國方面）都是渴望着這種意義的工業安寧。現在這兩種貿易中底出產品的價格，比歐戰前差不多是增加了三倍。牠們所享受的利益和工資在比例上是遠超過於我們在其他貿易所能得到的。

建築貿易上的托辣斯是較諸那向來棉花貿易上的托辣斯還要更壞到萬分。因為從事着建築貿易的人們是很有限的，所以牠能夠享受着那從來所曾構成底最完全的壟斷。關於建築貿易上一切有關係的事物，全是受着那托辣斯的支配和操縱。於是乎房屋是一天比一天感覺着較為

缺乏。這種意義的工業安寧並不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所希望的乃是有較多的房屋來供給人民的需求。鐵路事業是另一個例子來表明着那政府立法是怎樣地阻扼着國家工業的發展。政治家們是已經拂拭了那鐵路事業上競爭的最後蹤跡，而把英國所有的鐵路放在五個董事會及三個鐵路公會底手裏去管理。結果上所有鐵路上物質的供給者當然的是自己很安靜地來安排並支配一切的事物，而低賤運輸——工業生命上最精要的血液——的時期便跟着而過去了。

若是工業安寧的意義像著者在「倘若我是一個工人的領袖」(If I Were a Labour Leader)那本書裏所指示的，是表示說罷工和怠工是要認爲一種最後的辦法；非要等到其他所有的方法完全無效的時候，任何方面都是不要採用的。那麼，工業安寧便是我們人類一個很大的福音。不過，若是把工業安寧這句話來表示着——這是沒有懷疑的有許多人談到安寧的時候是要指示在——勞資雙方聯合勾結來同消費者反抗，這種安寧最好還是不要存在。我們不應當忘記着，工業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因爲人類要些須物件來飲食和穿戴，一個地方來居住，並幾件物質來享樂。若是沒有這幾項的考量，任何貿易的存在全是沒有理由的。真正的工業安寧是讓一切

事物得有較順利，較完善，並較速快的運轉和動作，並且讓每人都能夠得着裨益。其他任何種類底安寧或任何計劃來減少生產量或增加價格，不管那背後的意向是怎樣地佳善，那所造出的損害總是要遠超過於所造出的裨益。

著者主張說爲得到工業上的協調，我們必須要顧全着工人的利益；我們必須要顧全着消費者的利益；最後我們還須要顧全着競爭者的利益。

這個主張似乎是過於抽象並不明確的。現在我們可以舉一個較切實用的建議；就是說，多數的企業若是能有較深的信賴下級人員的觀念，牠們便要得到較大的協調。在高上地位的人員是應當採取着同軍事上整個相反的原則而努力着把責任放着那在卑下地位的人員的身上。只要在辦公室裏練習生想到說「這是他的責任，」同時每個其他人員也瀰漫着這同樣的精神，結果上全體的協調是必能達到的。若是一般工人們都是被目爲從屬者而認爲是沒有腦子的，他們每件的工作是必要被審查、考驗、並監督的；那麼，他們當然的是要吸收一種卑劣自賤的精神，發育不忠誠的思想，而產生出來種種不協調的反動。這樣地，一個企業的能力便要那些握着所有權力的

愚蠢斷家庭能力所限制並拘束着。

反而言之，若是一個工人是被鼓勵着去接受責任心，並被待遇着像一個股東一樣而可以由地表現出來他的才能；那麼，他是要得到那下列兩種底結果中的一種。他也許是可以得到他的好機緣，或許他仍是存留在他那從前的從屬底地位上。不過，無論那結果是怎樣的，他對於他的境遇總要承認爲是應當的。所以協調就可以取得並達到。因爲，一個人倘若能夠升到他的機緣上面來，他便可以得到擢遷好像是他的天然權利一樣。

談到擢遷問題，我們第一點所要記得的是擢遷並不是隨便地可以給予的，而應當用自己的才能去獲取。各界中的擢遷有許多是因着恩惠或權勢而發生。在企業方面，這種現象偶然也是有的。不過真正的企業是不能夠這樣辦理的。在企業中若是用功賞以外的考量來影響着擢遷，這企業便要受到損害而結果上是不能夠存在的。

關於著者現在所要說明這正當和適宜的擢遷底一點，可以用著者所知道的一個很好的例子來解釋。這是敘述那大著作家和大思想家羅司徒雷其 (St. Loestrachey) 怎樣地成爲那

旁觀雜誌 (Spectator) 的編輯並主人的一段故事。羅司徒雷其當初不過是一個研究法律的青年。他自告奮勇地跑到那旁觀雜誌的公事房裏去要求一點評論著作的工作。那雜誌的編輯們告訴他說那雜誌已經有了許多評論著作的人員，要去加一個固定性質的職員是很不容易的。不過他們爲鼓勵着這青年著作家起見給予他兩本書籍去評論。

羅司徒雷其做完了他的第一篇評論，讀了一遍，他自己覺得非常底不滿意。他自稱這篇評論是一個「可怕的失敗。」他差不多都沒有勇氣把這篇稿子送到那雜誌裏去。可是，那般編輯們的觀察是不然的。他們把這篇評論登在那第二期的雜誌上；同時把這著作家找了來而給予他一大堆的書籍去評論。他們並且寫了一封信給那著作家的父親說這篇評論簡直是一個名著傑作。在幾個月時間之內，他便成爲那雜誌中的一個職員；以後就很快地擢遷到那雜誌中的領袖地位。這一個企業中擢遷的故事，在一切詳情細節上，可以說是著者所知道的最完滿最優美的一個。那擢遷差不多是沒有被營謀和尋求着；牠是很自然並好像不能避免地自己發現出來。這是完全因爲着那顯明優美的功績並他個人對於那工作上的適當底能力所造成的。

當然的在企業中偶然也有些擢遷是根據着恩惠或權勢而得來的。這種現象都是發生在那些一般已經達到最高點的企業裏面。這些企業已經窮用了那造成牠們的地位底一切動力；而現在不過是供給予那些主人翁的子孫們一種進款，一定地是要從那曲線的他方面慢慢的一直滑到終點而消滅。對於這種稀少的企業，我們是用不着去詳細地討論。不過，最近十年來一般人當讀着新聞紙或聆聽着政治上的談論底時候，是常常地要遇到關於工業管理問題的提議並討論。這些提議和討論，在我們今天看起來，雖然不必一定是危險並嚴重，至少我們總要覺得是很可笑的。企業上的管理或工業上的發展在實際上是並沒有什麼困難去達到的；那真正的困難是在尋求那些願意去接受和肩擔這管理責任的人們。

這在現在是同向來一樣底真確；一般企業的高峯上，還是有許多可以發展的餘地。著者是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曾經完全發育到極點的企業。在著者個人的企業以及著者所熟識的其他企業裏面，全是有無限制擴展的可能性。不過，有許多人都是極端願意着去列名在那發薪名單上；可是極少的人是願意去接受那真正管理上的風險犧牲及責任。

用另外意義來解釋，我們可以說願意去接受褒獎的人是遠超過於那些願意去肩擔着譴責的人們。但是，擢遷的達到是要能夠去肩擔譴責的。一般的人在一生中對於一件事情的失敗是常地要推諉爲他人底過失來解說。他們自己以爲這是很機智的。然而在企業方面，這種態度，是沒有什麼裨益的。因爲那些從屬者的一切自然底過失，是要靠着一般情願去接受譴責的人們，才能夠改正並避免掉的。

著者常常想到企業上的成功是倚靠着那極少數的人所享有的機謀和才能；並曾引述到那認識自己底才能並知道怎樣去運用的一般富有天資的人衆。著者個人所認識的當中底諾士克利佛爵士同利蒲休老蒙爵士(Lord Leverhulme)兩個人便是享有這種極端發育底才能和天資。所以，企業上的真正的整個問題——從一個對人類的服務底觀察點來考量——是怎樣地去發現出來我們每個人所享有的特殊優點和能力；而比較更爲困難的是怎樣地去安放這些優點和能力在正當和適合的地方來運用，而達到那最善大底裨益。

在解決這項問題的努力中，一定是會有許多的失望和不滿意。著者相信說這種現象是不能

夠避免掉的。那一般想着利用外界上的幫助和方法來得到擢遷的人，可以說是自己欺騙自己。

到了這篇我們所經過的不聯穿的談論底末尾，著者是保留有一個論點而且希望一般讀者對於這個論點是要比著者所說到的其他任何論點加之以較深切並較重要的注意。據著者的觀察，貿易、進化、並提高生活程度的最首要的要素是販賣及販賣術。這種名詞是我們給予一般實用人衆所從事和運用底實用工作；而那些工作就是經濟學者並政治家們所稱爲「分配」的。關於販賣上向來是有許多無意識的談論，而對於廣告方面，這種無意識的談論是更爲繁多。一個在高位的人對於廣告總是喜歡去加以譏笑。他認爲廣告是商賈們所採用來引誘人民去需求一般不應當需求的物件底一種方法。所有受人歡迎的雜誌上的廣告頁中全是堆滿了——這種辯論所認爲的——對於一般財力有限的人們底引誘力。

這種辯論，不過是那有最淺近的眼光底人所採取的。我們在這本書的起首中所描敘的一個銀行僱員的生活情狀便可以表示出來這種辯論是怎樣的愚笨。若不是因爲着這些商賈、販賣者、和廣告者底努力，一個銀行僱員的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大部分物件，恐怕都不能夠發現到市場

裏面來。

貿易是完全倚賴着——從來就是倚賴着而將來永遠還要倚賴着——人類的需求。需求而不過是一個人心裏想去享有物件的慾望。現在人類底慾望可以說是曾經受過教化的。這個教化也許是劣壞的教化，也許是錯誤的教化；不過無論如何總是一種教化。而這種教化便是那商賈、販賣者、和廣告者底工作的結果。當然的我們也可以這樣地辯駁說：若是我們全體現在還是用毛管筆來寫字，並且還享有那現在所消失的修利這種毛管筆的技能，生活也許是還要較為愉快點。不過沒有一個能夠冒認着說，現在自來水筆的普遍享用是並不因着販賣術而達到的。自來水筆的製造家是爲着他自己的利益而工作的。關於自來水筆上的廣告，也是那一般製造家，新聞紙並廣告經理商，爲着他們各人自己的利益起見而去辦理的。在他們的心裏也許並沒有一點爲社會服務的的思想，進展文化的目標，及擴充文學和教育並發展便利人類中的互相接觸底觀念；可是，僅這盈利廣告，並買和賣便可以產生來這些——而不可能有其他的——效果。著者記得當著者是一個青年而剛到企業中服務底時候，曾經因爲着允許一個有毅力的美國遊行商人把一具打字機

放在公事房裏來免費試用一個月的事情而受到上級人員很嚴厲的譴責。不到四十年以前，就是很聰智及可以尊敬的人衆對於打字機以及關於打字機一切的廣告上的談論還是很誠懇地並很愚笨地好像我們現在對於一般還沒有被認爲必須的一切其他的新方法上的談論一樣。在這項——一般經濟問題上的嚴厲思想家們所迷惑的——財富分配問題上，自來水筆及打字機，電汽自動車及無線電，是成就了並且還在進行着去成就這分配財富的工作和效用；較之那向來曾經灌輸到一般人的心裏底所有政治上最奢望的計劃所成就的，還要超過得多。

這販賣問題的重要，在關於工業問題上大部分的討論中——至少在英國裏是這樣的——是常常地被忽略卻。在我們（指英國人）同我們的美國兄弟們的大不同點中，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點就是關於接觸這項問題的情狀。美國人明白着去販賣一件物品常常地同着去生產是有同樣的困難。所以他們能夠養成一種大數量生產底習慣，並去發展他們的貿易及提高他們的生活程度到了我們現在所習聞的境況。

有些的人是喜歡去談論着良好的貿易和劣壞的貿易。我們常常地聽着人家說：若是貿易復

興，這個或那個是可以達到的；那麼，一切事物便要變成較為優美的了。這些人中有許多好像是把貿易看做同從天上落下的神賜糧食一樣；而認為貿易是一種人類所不能操縱的事情，好像着我們人類所必要順從和屈服底天氣的動力一般。這種思想是開始發育在我們每個人倚賴着農田收穫的情況底時代。在那個時代，一個劣少的收穫便可以把我們送在一種不能避免的困難情況裏面。這種現象對於我們中的大部分可以算是過去了。固然的這還是很真確的，在美國南部的幾省上，若是棉花的收穫是減少了，他們便要遭受着損害。同樣的在印度方面有幾個地方還是隨時要蒙着饑荒。不過，其餘的人類差不多全是可以不用不着再倚賴到這些事情了。我們是已經經過了用食物做最首要的考量的時代。我們現在的貿易，是完全倚賴着我們底能力去經營而絕少地受着其他的影響。

貿易同那時髦的心理學底關係差不多較着同那天氣的關係，還要更加密切。若是每個人相信着貿易是壞的，貿易就要變成壞的。反之，若是每個人的觀念認為貿易是好的，那就可以有許多的工作和利益。把一個中常商賈底地位用最淺易的方法來考驗一下，便可以證明出來這個是真

實無誤的。在一個均常底交易中，一個商賈可以說是購買和販賣着價值一百磅的貨物。他在這個交易中的唯一利害不過是當這交易完成的時候盈賺或虧損着三磅或四磅的微小數目而已。不管這貿易的情狀是怎樣，這個商賈總是冒着風險而不曉得這三磅或四磅的差異是落在盈賺或虧損的一方面。這一百磅價值底交易對於那商賈比較上可以算是一樁很微小的事情，不過，對於我們大家便是一樁較為重大的事情了。那商賈所注意的不過是那三磅或四磅底盈賺或虧損；而我們大家所關涉的，乃是在於我們底貿易中所增加的九十六磅或九十七磅底額量。良好貿易或劣壞貿易的談論所發生的心理上影響是絕少地能左右或決定那商賈所採到底行爲的。所以那嚴重的責任是在那能夠影響左右着當時流行的樂觀或悲觀的思想數量的一般人底身上。政治家，在一個關於選舉的談論上，只要發表點意見說這三磅或四磅的差異是大概要歸於虧損的一方面，他就可以消滅了幾萬萬磅價值的貿易。這數萬萬磅巨大的數目似乎是過事張大的；不過著者要提醒一般讀者們說，雖然貿易上的統計是有了很可以令人驚訝的工作，可是對於我們全部的國內（指英國）貿易仍是沒有什麼精細可靠底估計的。

現在我們可以說是到了我們餐後談論的終點了。像在起首的時候所提及的，我們這一小時的談論，是同在一個政治會社中會場裏一小時的辯論是差不多的。我們曾經從一個論題而轉到另一個的論題上。我們所談論的許多論題中，牠們的相互關係有的是非常淺微的。我們有的時候是很切於本題，而有的時候是離題很遠。所以，那最終的結果，僅不過是讓一般讀者像著者一樣地談到那裏就飄到那裏。這篇小論著是不能夠給予任何政治家或任何政治黨派以何種的滿意，因為牠並沒有貢獻出來解決底辦法，也沒有指示出來任何方案來說明各種行爲底特殊程序，同時牠也沒有說到這個或那個是應當辦理的。「辦理」這兩個字對於貿易上所造出的損害，較之我們文字上其他任何的字所造出來的，是要遠超過甚多。我們常常地相互着說有些事情是應當辦理的，而同時我們是前去辦理錯誤的事情。讀者們在個人方面是可以問說：「我對於這個是怎麼辦呢？」實在地，這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去嚴重地訊問自己在貿易問題及社會全體福利上我們所應當擔負的責任。我們全可以提起這個質問，同時我們也全可以用自己的意思來答復這個質問。我們的一部分是可以——有許多的人就是這樣——同意着去加入這個或那個政治黨派

而運用我們的力量去進展政治上底方策來鼓勵或停止國外貨物的進口，來壓抑工資或賦稅，或是來禁止或獎掖某項特別的事業。照所有歷史上的事實看起來，一般人是常常地找到某種程度的滿意在計劃出來政治上的方策而施用到貿易上來。這卷書若是沒有讓一般讀者的心中得到一種深切和殊異的印象，牠的目的可以說是完全失敗而沒有達到。對於「我對於這個是怎麼辦呢？」的答案就是「去辦理你的工作。」若是我們從那整個問題和全部工作上去着想，這個問題和答案的智慧便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了。想着那四千五百萬的人民每個人不過辦理着他所能夠辦理底一部分的工作。再想着那四千五百萬的人民每個人充分地辦理着他所能夠辦理的全部底工作。若是，有某種魔術能夠把這種變化實現了；那麼，一般的政治家和經濟學者們便要變成爲一羣無用的堆壘，而他們所談論和著述的大部分的事情——便是我們在這本書裏所說到的大部分的事情——也全要很明顯地變成爲矯詭的廢料了。

「若是每個人是能夠

努力着去改良自己；

一個民族的改良

也就是何等的容易。」

